疏劄 碑銘

啓辭

議

淸陰集 七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疏劄二十二首

南漢扈從賞加辭免疏 丁丑五月

伏以臣本病人加以年老誖眊隕心於擢髮數罪之書失性於天地反覆之際形存神死有同土木無復有立朝從仕之望轉輾流落朝夕待盡不意伏聞南漢 扈從諸臣俱受賞加而臣名亦在其中臣始爲驚疑終爲慙懼涉月經旬愈不自安方駕駐山城也大臣執政爭勸出城而臣敢以死守之義妄陳 榻前臣罪一也降書文字所不忍見

手毁其草痛哭　廟堂臣罪二也兩宮親詣敵營
臣旣不能碎首馬前病又不得隨行臣罪三也臣
負此三罪尙逭刑章豈敢與諸臣之終始覊靮者
均蒙　恩數也伏乞　殿下亟収成命以昭勸懲
之道如臣濫側者必有公論改正之事而遠伏荒
野聞見未逮猥此煩籲無乃謬乎且臣伏念寒暑
不輟則裘葛不可廢敵國未滅則戰守不可忘伏
願　殿下克勵薪膽之志增修保障之地免使
國家再辱焉嗚呼毋信一時之要盟毋忘前日之
大德毋過恃虎狼之仁毋輕絶　父母之邦誰能

以此為 殿下懇懇陳戒乎夫以千里為讎人役
古今所羞每思 先王奏文萬折必東之語不覺
泣涕霑衣也伏願 殿下念之哉念之哉臣狂惑
迷亂又復妄發萬死萬死臣不勝惶恐戰灼之至
謹昧死以 聞

請勿助兵瀋陽疏 己卯十二月

負罪臣金尚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冒萬死謹上
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積毁銷骨分甘投荒伏
蒙 天地父母之恩行遣既免職牒繼還偃息田
廬沒齒為期自念老病餘生朝夕待盡無以報

盛德之萬一惟日夜感激涕泣而已頃者伏聞
上候違豫久未復常臣子之心雖切憂慮素昧方
技末由效誠近日又聞道路言 朝廷從北使之言將發
兵五千助瀋陽犯 大明臣聞之驚惑未定不以
為然夫臣之於主亦有可從不可從子路冉求雖
臣於季氏孔子猶稱其有所不從當初 國家勢
弱力屈姑為目前圖存之計而以 殿下撥亂反
正之大志卧薪嘗膽今已三年于玆雪恥復讎庶
幾指日可望豈意愈往愈微事事曲從終至於無
所不至之地乎自古無不死之人亦無不亡之國

死亡可悲從逆不可為也有復於 殿下者曰人有助寇讎攻父母 殿下必命有司治之其人雖善辯以自解 殿下不赦必加以王法此天下之通道也今之謀者以為禮義不足守臣來暇據禮義以辨雖以利害論之徒畏強隣一朝之暴而不懼天子六師之移非遠計也自丁丑以後 中朝之人未嘗一日忘我國特恕其亡救而敗拜戎非本心也關下列鎭之兵海上樓舡之卒雖不足於掃蕩衰復遼疆而其於禁我國之為梗則有餘也若聞我國之人為倀鬼於虎前問罪之師雷奔霆

擊帆風一日直到海西椵島之間毋謂可畏者獨
在於瀋陽也人皆曰彼勢方強違之必有禍臣以
爲名義至重犯之亦有殃與其負義而終不免危
亡曷若守正而竢命於天乎然其竢命者非坐而
待亡之謂也事順則民心悅民心悅則根本固以
此守國未有不獲其佑者也我 太祖康獻大王
擧義回軍逮二百年鞏固之基 宣祖昭敬大王
至誠事大被壬辰年拯濟之恩今若棄義忘恩忍
爲此擧則縱不顧天下後世之議將何以見 先
王於地下亦何以使臣下盡忠於 國家哉伏望

殿下赫然改圖亟定大計勿為强暴所奪勿為邪
議所訹以繼 太祖 宣祖之志以副忠臣義士
之望臣受
此 國家莫大之事義不可泯默前日御獬之行
臣居遠事迫未及獻言茹恨在骨至今歔欷茲敢
不避忌諱輒陳愚悃恭俟鈇鉞之誅伏願 殿下
垂察焉臣不勝追恐戰灼之至謹昧死以 聞

謝 賜御札貂裘疏

到灣上辭名疏右二首見雪窖集

到門外陳情退歸疏乙酉十月

伏以臣久縶異域艱苦萬狀伏蒙 天地父母軫
䘏之仁一豪一饘罔非雨露續命縣息迨至今日
獲返故國復瞻脩門枯楊華萬朽骨豊肌未足以
喩 聖恩也區區感激之衷只自銘鏤心肝九原
之下結草圖報是臣至願迺蒙念臣適還積年轉
入坎窞撫心怵陽尚未謝白不敢冒進 闕庭祗
謝 鴻渥加以重嬰疾病氣癈運動矯望 楓宸
未由致身犬馬之齒已迫八旬測景視晷朝夕懍
懍一揆田廬束倘〻天日咫尺跡縅辭但有涕淚臣
不勝悚慽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陳情疏二月

伏以臣屛伏田廬竊聞 下政院之敎臣識負越死罪死罪臣性稟褊滯識見昧陋發言慮事之際不能方便委曲動爲中行之論所不與此不獨同朝諸臣之所共知亦 殿下之所洞燭也臣六年異域幸得不死終返故國復見天日無非我 殿下布德覃惠之所及其日夜感激銘鏤之私詎能以文字形容也頃至都下寓身西郊引領向 闕且喜且悲欲進 禁門一步地仰瞻 穆穆之容者豈有量哉顧臣昔年西去之日初謂永辭於

闕下而未有明 命不敢冒進當時豈知有今日也臣伏承 中使傳命不覺泣涕沾襟臣之此情鬼神監臨今之歸也陳疏千百徑待郭外者亦以未有 明命不敢冒進不然臣之老病雖不得陳力就列一望 清光固臣至願何忍若是懇也若公言請見亦非臣之所敢也臣心炳炳一毫無餘第臣之家廟在於城中臣一番展謁者誠以君臣父子之間恩義俱分禮有時而不同故也臣立朝亡狀平生言行不能見信於君父及遭 嚴威震薄乃敢仰首鳴冤此實臣之罪此實臣之罪也臣

年迫八旬路經千里氣力已竭四體不遂不得歸
命司刑濫達章疏此又臣之罪也臣無任兢惶戰
慄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左議政疏 丙戌三月

伏以三月二十八日史官洪命夏賚傳右副承旨
鄭維城成貼有 旨以臣為議政府左議政斯速
乘馹上來者臣在楊州村舍祗受臣屛伏田里分
甘沒齒千萬夢寐之外有此新除且 下召命感
激惶駭罔知所處臣立朝五十餘年厚蒙 國恩
未有涓埃之報罪戾山積曲被 寬貸以至今日

苟有一毫效力之地糜身粉骨亦何敢辭第念臣本以駑質年迫八旬屢經患難九死一生精力已竭視聽俱廢百病所鑠朝夕就木見臣者無不惻然哀憐此實舉國之人所共知非臣餙言也雖 小官庶務尚不堪一日供職豈意爰立之 命誤及不似也雖然此則猶涉於臣之身事也臣前在瀋陽來時竊聞彼人舉臣名以謂今日縱遣雖肴本國而上廢錮終身永勿収用云想必有國書文字之可考者也不但此也頃年一大臣奉使入瀋也瀋人致詰曰有罪之人何以拜相入來答以非我

自求復問曰雖非自求旣拜之後何不固辭偃然當之此實慢命而然也遂乃拘囚經歲困辱萬狀況臣之見憎於彼視前日大臣不啻百倍今若聞臣忝據本職亦必咆哮盛氣責問於 朝廷到此地頭臣身固不足恤其於辱 國何哉伏乞 聖明察臣老病庸駑不堪任職重念今日彼此事勢亟命遞臣本職並及新授加資以全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惶戰灼之至謹昧死以 聞

再疏四月

伏以臣猥被 殊渥叨此重任感銘肌骨卽當扶

毋入城祗謝 恩命疾病顚沛有不暇顧而第念
臣所仰顲者非區區身計故玆敢罄竭卑衷冀蒙
垂察恭承 聖批開示丁寧臣伏讀再三感激彌
切臣詳聞前日國書中有曰閔聖徽等四人因
世子求用姑允所請其餘仍不許叙用所謂其餘
臣在其中其言不啻分明今若泛然不察一體收
用則日後致責必無少寬也臣抵死一出無益萬
分貽辱 國家有不可勝言伏願 聖明俾考前
後文書兼詢閱繳大臣 亟命遞臣本職並收新
授加資以尊 國體以全微臣千萬幸甚臣無任

惶恐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三疏 同月

伏以臣當 國家多事 宵旰憂勤之日叨蒙
簡擢未即出謝從以區區危懇累瀆 宸嚴自知
罪不可逭方俟 誅譴不意 近臣臨門款諭丁
寧臣雖愚蠢寧不感動第臣之所控者非為臣私便
之圖不得不更竭微誠冀 垂睿察臣伏見備局
回啓之辭有曰譯人云云夫譯舌之難憑從前慣
知設令萬有一信臣幸備置相之列雖極駑劣亦
何能隨譯舌為進退哉噫 朝廷辱名器莫此之

甚所謂不可聞於隣國者也伏願 聖明 亟賜
夬斷遆臣本職並收新授加資以尊 國體以安
愚分公私幸甚臣無任兢惶戰灼之至謹昧死以
聞

出仕後辭免劄 同月

伏以臣不量筋力感激 恩私抵死趍 命顚仆
是期適會多事連日在公頭顱沈重眼目昏眩心
神怳惚立則左欹右傾行則前顚後倒尺地寸步
不能自致傍觀之人莫不指笑臣之中心亦極赧
赧具瞻之地豈有如此宰相哉借令臣出謀發慮

有益 國家猶不敢踰越聖制旣退復進況臣之
駑質庸資重以昏耄不顧廉恥不恤人言鍾鳴漏
盡尚貪夜行則實爲名敎之罪人安所逭其責哉
臣本世臣逮遇 聖明益被拔拭復蒙 禮使于
今二十有餘年矣其在今日或可比簪履之遺也
伏乞 聖慈曲念舊物退之以禮使將死之命永
畢於松楸之下則 天地父母之恩何可量也卽
今潢池殘孽次第就辟朝野淸寧指日可待病骨
殘骸此時可請臣無任懇禱切祝之至取 進止

請還收廩米兼陳所懷劄 五月

伏以臣病未供職不敢受廩盖不仕則不受廩分義當然也昨日廩人稱有 教命輸送今月廩粟臣不勝未安之至臣自揆分義不敢例受而今又重煩公役偃然坐致分義何在廉恥何在伏乞聖慈俯察愚悃還收月廩輸給之 命且臣得見於朝報前掌令李應著上書論事獲被 嚴譴臣竊惑焉 國家既畀以言責之任是使之言也既使之言而罪之誰敢復言自古亂亡之道非一而罪言者尤甚布在方策歷歷可指目今變故多端人人起懼不見之禍若在朝夕 朝廷擧措尤

當一一謹愼以鎭人心豈宜遽施威怒重駭羣聽哉伏願 殿下深思爲臣老病昏耄言不知裁惶恐俟罪取 進止

敎諭後辭免劄 同月

伏以臣累牘丐免 聖旨不許辭竆情迫神氣索然苟陳淺薄之辭未徹 深遠之聽宜 殿下之不諒微誠視同循例也雖然臣病實狀屋漏可證豈敢文飾以瞞 天聽乎昨蒙承宣 敎諭丁寧非臣謭劣所能承當臣曾備 邇列二十餘年以殿下聖明何所不察而乃有此 敎也臣之強壯

尚不如人及今衰耄寧有補益萬一之望乎倘蒙
早賜骸骨俾藉螻螘則死日生年未足以喻 大
恩也臣不勝佪徨悶蹙之至取 進止

敦諭後辭免劄 同月

伏以 近臣敦諭 異數出倫比月重臨益所罕
見人皆聳聽在臣何堪臣誠悸慄若墜重淵臣竊
以樗櫟之材本非棟樑之用犬馬之齒已迫帷盖
之掩適丁變故屢經險艱一息廑存百病交攻八
顚九倒殆不成人此臣之實狀亦 聖明之所俯
察也屛伏田廬沒世為期豈圖垂死之日謬膺枚

上之 命感激趍 乃扶曳入城臣豈不知思慮
之已昏筋力之不逮事勢之難便也只欲肅謝
新恩望見 清光退返丘壑瞑目就盡奈何積在
養疾無時頓劇眩暈大作腰脚全痿至于今日愈
往愈甚出入 天陛永無期日自顧初心但增悲
歎今臣旣無陳力就列之望又負尸位妨賢之誚
唯當乞身退歸更無他計伏惟 聖明推誠體下
使臣以禮在廷羣僚同不自遂必不奪老臣區區
自守之志也臣日夕屛營伏俟 俞命之遄降取
進止

病重乞退兼陳所懷劄 同月

伏以臣竊聞今日憂國之論大抵皆曰天變警告民心怨苦可懼也武備廢弛經用匱竭可虞也紀綱紊亂風俗敗壞可駭也此無非切迫之患而難救之病憂之誠是也雖然臣之所大憂有急於此者 殿下若採臣之言國可保也不然國亦可保也何以言之 殿下當積年憂勤之餘値一時突厄之會變生宮闈致盡 聖心始怒一人終疑滿朝大臣 殿下之腹心 殿下疑之臺諫 殿下之耳目 殿下亦疑之元首之所以尊臨安固以

保四體者外是何賴哉今 殿下棄腹心塞耳目亢然居首血脉內瘖陰邪外奸欲運四肢而四肢不仁欲退陰邪而陰邪反盛到此之後雖有俞扁妙技望見却走更無可救之術此臣所謂國未可保者也夫姜氏不順不孝得罪 君父天下所不容大臣臺諫皆 殿下素培養而信任之者義雖君臣情猶父子言辭進退之際雖多過誤之失徐究其心豈有一毫背 殿下而向他人爭設令姜氏身在不過宮中之一寡婦況今已死火冷灰寒君子喻義初無私護之理小人喻利亦絕後冀之

萠爲彼報復萬萬無此理者也伏望 殿下勿復下此敎以安羣臣之心臣白首餘生死在朝夕豈敢懷奸以欺 聖明哉 殿下斷自今虛心察理回日月之明廓乾坤之量收雷霆之威 親發德音昭告遠邇凡前後以言獲罪者悉皆蕩滌赦既往之愆責將來之效則人心胥悅 國勢永固矣今日士氣之摧傷正類經寒之草木若不大布陽和煦嘘滋灌盡其長養之道則恐未易成就也士氣之盛衰消長係國家治亂安危不可少忽也臣嘗竊觀古之人君留心學問講論治道慶賞威刑

感欲一出於中正而及其遇事處變不免為喜怒所使貽悔一時作戒後世者多矣此無他所謂講學只事口讀文字之上所謂論道不過尋常事為之末而不用力於涵養本原之地故也果能明此道則心源澄澈鑑空水止非理之言不能以搖惑而喜怒之發皆得其中寧有一事之未盡也 殿下即位以來勤御經筵勉勉不已進益之功豈不大有所獲也夫何近年以來 乾道日亢臣道日卑上下未孚人心渙散無復有可為之勢此豈殿下素所自期者哉 殿下靜言思之亦必慨然

而傷歎也　殿下勿以世道日降歸之天數益自
奮勵用迓續景命于將墜也昔衛武公九十猶作
抑戒使人日誦於前以資警益斯可為法也臣又
聞漢臣賈誼常以識時務自許而其拳拳竭論者
在於輔翼太子真可謂知所本矣即今元良得人
萬民延頸進德修業此正其時機會所關豈有重
於此者哉見在宮僚必多名流彦士各稱厥職然
更須博選廣求方正篤學聲實已著之人不限科
目別立官稱俾得出入於資善之地則必多所益
也臣叨竊寵榮無階上報病纏肌骨旣不得進蹋

天陛罔無所用退將來塡壑不勝區區之懷欲
陳一言以效愚忠而精神荒落未能發明其心誠
不足仰塵 睿覽倘蒙 聖明俯賜察納臣死無
憾仍乞 亟許遞免以全公私之義取 進止

敎諭後辭免劄 同月

伏以臣病伏中竊聞湖西逆謀又發民心之罔極
國運之不幸一何至斯仰屋長歎益切腐心不意
昨日 近侍賫降 敎諭至三驚惶感激措躬無
地 殿下不知臣之老耄昏憒如此疾病沈痼又
如此 謂可以更備驅策充位伴食旣 下誤命

復加 異數德至厚也恩至渥也臣雖不人尚有
視息當此 國事孔棘之日豈敢不思盡瘁之義
徒懷自便之計寔緣頑不靈自同土木只以不堪
供職之難宲如前後所陳伏乞 聖慈曲垂憐愍
亟賜遞免以濟公私不勝幸甚取 進止

辭祿劄 六月

伏以臣病不供仕不仕受祿義所不安故前以此
意仰籲 宸嚴恭俟瀆擾之誅 聖恩寬大不惟
不加之罪至 下溫批臣感激惶恐祗承 德意
不敢再有所辭然至今中恧若無爲容玆者倉官

又以 恩命輸送今月料米臣虛帶職名徒竊廩
粟自揆分義益增慙懼伏乞 聖明還收料米輸
給之 命以安微分取 進止

陳情乞退劄 六月

伏以臣至情所發不避煩瀆瀝血籲號章三十上
而 聖恩隆厚不准所請臣徊徨悶蹙不知所出
顧念臣不可不退者有四疾病羸食筋力已竭不
能奔走就列其不可立朝從仕一也年紀衰邁志
慮昏眊不能揆事圖政其不可立朝從仕二也言
無可採行不見言也臂之說不入於 黈纊世俗

之見動起於進退其不可立朝從仕三也官府文書輒有妨礙率義循勢兩無所届其不可立朝從仕四也臣有四不可無一可者而尚且貪戀冒據苟且度日豈不為明時士大夫之羞乎伏乞 聖明察臣情勢愍臣老病 亟許遄歸俾保晩節則不但微臣之幸其於 盛朝遇下以禮之道亦大有光也臣近遭私慼不獲連章申懇以致曠職彌久尤不勝惶恐之至取 進止

退歸石室後待罪疏 同月

伏以臣病未從仕虛帶官銜妨賢竊祿俛慙俯愧

不避瀆擾累干 天聽伏蒙 聖恩得釋重負聞
命感激如新受職臣非不欲匍匐詣 闕龔行拜
謝再陳微悃從容辭退而適遭暑濕瘻痺益甚末
由致身於 大庭祗肅之地危症交侵死亡日迫
舁至江邊未道經歸雖出於大不得已逋慢之罪
實無所逃不勝惶恐待罪謹昧死以 聞

辭職疏丁亥六月

伏以臣老病垂死人事茫昧退伏田野飭巾待期
無復有再赴 朝列之望跡似逋慢情實可矜虛
帶宮銜無增怵惕伏聞本府今春夏考績緣臣之

故不得等第　啓聞臣左切惶恐未安之至　國
家常典自有期限黜陟轉動待此方行不可遷延
時月墜廢舊章伏乞　殿下命遞臣職名俾遂公
私千萬幸甚臣不勝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職䟽 同年十二月

伏以臣疾病日加筋力日督一身四肢不能運動
喘息雖存實同土木不可以人事責之也以此退
伏田廬朝夕待盡所帶職名今至二年不得肅謝
逋慢之誅安所逃也本府春夏等殿最以臣之故

尙未擧行冬月若盡前頭又將有考績之擧 國
家重典豈可以一人之故屢廢不擧也伏乞 聖
慈俯諒微情 亟命遞臣領敦寧之職以遂公私
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悚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職疏 戊子六月

伏以臣年迫八十疾病日深喘息雖存形神已脫
凡千人事全不省識虛帶官銜尙未乞解臣之昏
耄據此可知前頭本府將行殿最以臣氣力萬無
起動進參之勢前者再度陳疏未蒙 許遞益切
惶悚臣忝居首官不可每諉同寮墜損事體伏乞

聖慈察臣微悃 亟命遞臣職名以便公私不勝
幸甚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病中蒙 賜藥物謝 恩疏戊子十月

伏以臣大耋之期只隔數月陰陽所感自多疾病
朝夕之間殆無寧息之時乃於本月朔日齒根自
痛漸至肆毒數日之中瘡肉滿口傳相浸染遂成
危症一粒之食不得下咽者至於七八日形神頓
易氣息懍懍窮山荒谷醫治路絶人事一分鬼事
九分見臣如此孰不以爲危且急哉雖臣之心自
分永訖幸於此時伏蒙 聖恩屢遣內醫輒賜成

藥神明所 通奇効隨應卽今臣之病勢稍得一脉
向蘇若非 天地父母再生之恩篤老之年垂盡
之命安能如枯荄之逢雨露萎觳之還肌肉也臣
朝夕之人生無以報 盛德唯當啣結於九原之
下以畢餘願臣不勝感激流涕之至謹昧死以
聞

兼帶 社稷都提調辭疏十二月

伏以臣伏覩本月初六日政該曹以臣備擬 社
稷署都提調望受 點者臣病中聞 命震惕措
躬無地臣去十月得病垂死伏蒙 聖恩屢賜藥

物獲延殘喘感幸罔極而元氣澌盡諸疾易乘又得類中之症半邊不仁精神恍惚奄奄將盡本職敦寧府褒貶亦不得進參方切惶悶不意又叨兼帶都提調竊念 國家崇奉之重莫先於 社稷遇事則有祗行奉審之禮居常則有檢飭屬官之事不可以無甚鞅掌視同閑局如臣老病委頓朝夕就木之人何敢一日冒據以廢公事乎伏乞
聖慈察臣至情 亟命遞臣本職及新兼 社稷都提調之任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社稷署都提調辭免疏己丑三月

伏以臣之老病日以益甚數月之內再經大病雖蒙 聖恩得延餘喘而兩手不能收拾兩足不能運動目不辨白黑之狀耳不分鍾漏之音如此而尚可謂之人乎臣之本職已愧虛銜心常悚慄况此兼帶 社稷署都提調雖曰閑官實爲重任尤不可一日冒居臣之辭退匪出飾讓伏乞 聖慈俯察危懇 亟命遞改以安愚分臣不勝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疏箚 三十一首

病未赴 召待罪疏 乙丑五月

伏以臣年老羸重罹 大憂數日之內氣力頓盡不絕之命僅如絲縷滿朝群僚所共目見然臣子分義死而後已固不敢以疾病爲辭迺念臣之所患不但四體不能收拾精神昏迷日用人事茫然若在烟霧之中是非當否全昧辨別如此而尚可謂之人也乎哉昨日 召命臨門不得趨詣近臣敦諭亦未祇承雖使臣自恕安所逃適慢之誅

爭臣不勝惶恐戰慄伏地待罪謹昧死以 聞

入京待罪疏 六月

伏以臣大病未蘇僵仆度日 恩名荐降力疾登途適値水潦大盛平陸成江不得已從水道下來素患眩暈大發不能運動未由趨詣 肅謝遲慢之罪益所難逭不勝惶恐戰灼之至謹昧死以
聞

請還收肩輿入 闕之命疏 同月

伏以臣不能以犬馬之身先蹙螻蟻又以不敢當之禮入拜 天顏哀惶震惕但有涕淚臣伏承肩

興趍闕之 命此宋朝待文彥博古事潞公以四朝元老年迫九耋不良於行膺此異數朝野之所聳觀史籍之所罕傳臣是何人敢當此禮臣一善半畫蔑裨 新化而孱軀耽福涯分過溢朝夕待盡況重之以稀世之榮寵其何不濫先於朝露也伏乞 聖慈亟收異渥以安愚分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惶戰灼之至謹昧死以 聞

不能撿下請遞 社稷都提調疏 七月

伏以臣本昏庸加以老耄凡百人事不得省察虛帶官銜實同行屍以此本職及兼帶提調之任累

次乞免未蒙　許遞尋常愧慄今聞　社稷署祭
奉許遞攝褻不謹至被廷尉問臣聞古者下官不職大
臣之罪不能檢下難免其責乞不勝俟罪惶恐之
至伏乞　特遞臣兼帶　社稷都提調之任以盡
肅愆警惕之義公私幸甚臣謹昧死以　聞

謹天戒順人心劄 同月

伏以臣伏聞今月十有六日癸酉太白見於日下
嘗聞太白西方之氣其出主兵喪星事凶悍非人
人所可知亦非所敢言但以前史所驗推之實爲
可懼　大行王之日連歲有此變凡在人心莫不

恐懼至於今年卒遇大慼擧國縞素哭聲震野上
天示警厥有明徵不知今日復有何咎而垂象至
此也老臣不死幸霑 新化每聞 德音感動怵
惕思見 德化之成恐有一事一言之或拂於人
情以玷出震之明耿耿此心天實監臨臣聞天以
陰陽二德寓在政刑示人體行故王者日食則修
德月食則修刑各以其類應之星辰有變其所修
之道亦不外乎此星變之應似當允出於茲夫罰
不當罪何事非尤然而人臣之抱至冤莫甚於正
言獲罪上天之怒人君亦莫甚於罪正諫之臣從

古以来指不勝屈惟我　大行大王勤於敬天察於理國求言猶恐不廣改過猶恐不吝當怒者賜之以和顔逆耳者聽之如遜志二十年来仁聲恵政溢于簡策群下之心孰不欽仰適有李應著者職在言路不量其身之微感荷不世之遇一上封章重觸　天怒投畀絶域二千餘里嚴霜積雪死在朝夕遠近聞之莫不傷憐　大行王亦必有悔心之端而特未下成命也至於李敬輿至誠愛君洪茂績沈廥之遇事敢言非但其言之不當罪其心之為國無他舉世無不言之無不惜之者也

大凡王者之政必先於順人心監於人心之如何而天意可知竊聞近日上書者皆指此數人爲言人心之所同於此亦可見也當今諒闇伊始萬幾兼至固知　聖上哀疚之中增以拂亂而臣伏見天心不豫譴告不息實不知所蘊怒者果在何地不勝私憂過慮之至妄陳瞽說惟　聖明垂察焉取進止

辭職劄 八月

伏以星象示警久而不止人心危懼罔敢知于玆殿下孝思哀慕之誠可以感動於上而猶有不豫

之色夙夜憂民之心可以無拂於下而尚有蓄怨之意求之于內而未有也考之于外而未著也不知將何修而可弭也臣聞人可欺惟天不容僞人君之政莫大於論相人主不能明視審察用虛名無實之士置之相位是謂視不明厥罰陽氣衰而星辰晝見天鑑孔昭以警 殿下可懼之甚者昔子韋告景公熒惑守心可移於相臣以不肖無狀濫膺 天寵自取顚覆用塞天怒則豈非幸也哉然深遠難見古人有言伏願 殿下於保護之道勉從群言以達下情亦須申飭守邊之臣毋忘枕

戊待朝之志不勝幸甚取 進止

敦諭後辭職劄 同月

伏以臣危衷所發言不知裁比日哀籲重觸 宸嚴自顧分義甘伏刑章 殿下憐臣老耄曲垂慈仁至 遣近臣開諭諄切臣雖木石寧不感激請試陳之臣之疾病實非偶然昔自山城流落嶺南遭遇疇變不敢自齒於人竄身荒谷無所寓褸或取涼嵌竇或濯熱氷際或夜息陰崖怳惚與鬼神相見人多疑臣不復成人當此之時潛銷暗鑠者已不可紀無何數年之間又作異域之行彼之所

以待臣臣之所以自度十分無一生理幸賴我
大行王天地父母之德殘魂餘命獲返故國因此
痿症極重又自丁亥以來仍添類中二人扶掖不
能移臣一足氣盡力竭真苦莫狀此衆人所共見
如此而尚可復就於陳力之列乎且聞近日北使
繼至臣義不與同堂揖讓左右周旋伏惟 聖明
亦必俯諒也臣之不能久玷朝端於此益決矣伏
乞 亟賜鐫免俾得退守桑榆保全晚節無任懇
祈切祝之至取 進止

論吏曹判書沈諮劄 同月

伏以臣伏見 殿下自即位以來孝思通于神明
精誠感于上下大豐之驗適當此時人情欣欣以
爲太平之治庶幾復見夫何近日 朝廷不靖之
端乘時兆見至如草野猥雜之徒借名投疏以窺
覦仰有識之士莫不寒心盖由銓衡用人不得其
正銜至壞亂也夫東銓政本本亂而末治者未之
有也竊聞東銓長沈謐以 累朝舊臣受國重任
不畏公議專用私情其一家子弟有損得之人公
然除吏不止一二旁觀者惡其專輒奔競者藉爲
口實 聖明在上豈容聽其自恣以隳 憲章也臣

實痛之如臣聾聽尚且如此四方紛紜何可勝紀臣老病退歸朝夕就木五十年同年之交不欲以駁議招怨而臣若不言重負 國恩敢陳所聞取

進止

病未陪往 山陵辭職疏 九月

伏以日月鶩過 山陵迫期臣民罔極之懷於是益切臣忝居大臣之後禮當躬詣 玄閨少展送往之誠而素患脚疾今成腰痛寸步之內不得自致闈闔康衢永結終天之痛罪在罔赦罪在罔赦伏乞 殿下洞察臣老病之狀 亟命鐫削臣職

以申邦憲以正臣罪臣不勝瞻天望 聖泣血哀隕之至謹昧死以 聞

請寢 陵幸劄 同月

伏以 山陵會下 聖志堅定百官有司莫不仰體萬一殫心奔走庶冀天地降祥百神垂祐以感應我 殿下之至誠夫何天意慇懃不已日出變異顯示陰氣干陽之兆臣誠愚惑罔知厥由臣聞聖人之事天也無一念不盡其敬無一事不用其誠雖在哀遑罔極之中未敢斯須弛也昔子貢問喪孔子曰敬為上哀次之今 殿下居喪之禮哀

則至而敬或不足以致上天之警告斯豫欲知上
天之心當於下民見之矣今者三都監必誠必慎
之道無所不用其極而敦事之臣未免或過於侈
多傷民力者殆不可一二計大事未訖又值容使
之押至飢寒困頓之民竭盡心力日夜呼籲於道
路以撼上天之聽者庸有旣哉於此之時而 殿
下將親率群臣從以百役之民一日之中遨遊百
數十里之地其間豈無上拂天意下貽 祖宗神
靈之憂於人所未覩未聞之地也目今訛言屢騰
萬目駭視皆以爲不測之變近在朝夕 聖德雖

廣尙未普洽 仁恩雖布尙未深入伏願 殿下
臨深履薄日加一日予以答皇天仁愛之眷予以
副 宗社付托之重 勉從廟堂三司之請亟寢
陵幸以待後日 國家幸甚臣民幸甚取 進止

老病乞骸疏 十月

伏以臣積年痼疾漸入膏肓一身四肢已廢其二
欲思補効望絶陳力 累朝恩遇此生永負臣之
情事孔悲且哀即今 山陵甫畢大事稍完如臣
無用分宜丘壑伏乞 聖慈曲垂憐愍退之以禮
俾䝉帷蓋之 賜臣不勝銜 恩戀 闕感激流

涕之至謹昧死以聞

請還收給祿之命劄 日月出住東郊時

伏以臣伏蒙 恩休暫息郊坰棄榆稍暖寒疾無加視向春明感戴罔極第臣日夕瞻注松楸在望曾未半歲若隔三秋欲就丘壠少伸霜露之感而亦不可得只自悲涕而已且倉官稱以 上命載輸祿俸臣立朝無涓埃之裨將來有退去之勢復費國廩實所不敢伏乞 聖慈憐臣疲劳難仕之狀許臣優游自遂之計 特爲還收給祿之命以安愚分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惶激切之至謹昧死以

閑

請令文武大僚各薦可堪將領者以備緩急

劄 十一月

伏以天災疊見邊備多缺今日之事殆不堪其憂
臣竊聞近日叨與武選而不解破的者頗多名塡
武籍而未曉藏藥者皆是平居若此臨急何用況
捺獨智之士埋沒於行間巧辨善發之流每出於
人先宜乎高才之抱屈而毅夫之飮恨也臣素與
諸弁相疎老而聞見亦絶未能擧一干城之材使
一熊虎之將 殿下試令文武諸臣各薦智勇兼

儒之人兼許自薦試其所長如有謀略邁倫膂力超等技藝絶人者擢授顯任以示聳動之擧勿論門地高下容貌壯弱惟務得人勿限履歷若其惕於勢力溺於貨賄牽於情面僨事誤國者明法之下終難免誤薦之律矣但末路之人毁譽顚倒風聞之際虛實相半夫謀事在智成事在命此又不可不察也臣短拙耄荒守愚妄忝未聞公議一言出口必被譏訕固知無所補益妄恃　聖明俯察一得敢此塵瀆取進止

論吏兵判用人之失劄　同月

伏以臣聞昔者孟子謂齊王曰將為巨室王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矣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國之用人亦猶是也不勝任者在所已之竊聞近日人言籍籍皆謂銓曹用人不合公議至發於白簡為銓官者亦安得自安而已乎彼長官者素稱忠實廉簡同朝之人所共知必無包苴請托之累而直以藻鑑不明過信人言以至於此其情可恕而其實難掩合有早處以清賢路且臣頃於 榻前敢陳不偵贓吏以保良民之說 天聽似有俯採

之意曾未浹旬遽 下金汝水定配之命政官又以前兵使安澈擬諸捴管至於蒙 是以為貪汚善事者之勸由此觀之廉吏不足貴而貪官真可尚也 朝廷之好惡已定而區區老妄之言正犯時忌臣不勝慙赧咋舌屛蹙之至取 進止

請留前都憲金集劄 同月

伏以臣竊聞前都憲金集今將乞由退歸臣不勝缺然歎惜之至昔唐尚書右丞孔戣致仕退去吏部侍郎韓愈上疏請留曰戣年踰七十精力不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今日在朝廷如戣輩不可多

得不宜苟徇其去不留自助也臣伏見僉集儒門宿望老成端亮士林莫不嚮仰爭喜　聖明得致同朝久留旅邸疾病乘之陳情請歸臣亦以為不宜苟徇其去以補　新化也　殿下擧於朝中新得太宰臣素知林墰之為人想其雅志方自蹜踖不欲居士林所宗前輩長者之前辭命尤宜濟濟相讓　殿下方興唐虞之治墰豈不欲追伯益之後塵也第爵秩不侔必以是為難也臣老病昏憒義言無章不勝區區憂國之心敢陳所懷取　進止

乞暇掃墳疏 十二月

伏以臣之衰耄與病日甚自入今月尋常人事專不省識至於陪 祭問安之列多不得進參罪戾日積晷景日邁死期漸迫慚悸徒增若過一箇月臣年八十有一生前請暇一上父母丘壠臣之志願畢矣草木回春霜露頻繁寢驚夢惕情不自勝伏乞 聖慈俯察微悃 特丐長由俾得省掃天恩罔極私情幸甚臣不勝兢惶戰灼之至謹昧死以 聞

病中陳情疏 庚寅正月

伏以臣自前月之末舊疾益進前夜之中怪症疊
發全昧人事末由更進 闕庭瞻望 宸威一心
百結有淚盈席竊念即今天開地裂時序大變而
民情趨向未聞大異於前諺言日與愚智同然政
事號令之間未免重損於公議其難安之狀可質
之勢臣若立足於執隸之中寄跡於承洊之上未
知國事之終如何也伏願 殿下奮發大志日新
盛德以毋負 祖宗付托之重臣民顒望之切臣
將朝夕溘然永辭 明時不能更有所蘄竭誠罄
徒自憂遑憤懣俯仰憾憾而已謹昧死以 聞

辭祿疏 同月

伏以臣病卧經月頓無起動之勢竊伏聞因戶曹啓辭有祿俸輸送之 命不任受祿義所不敢臣不勝惶恐未安之至伏乞 聖明還收成命以安愚分臣人事昏倒謹昧死以 聞

陳情乞退劄 同月

伏以無狀老臣喪失廉恥七十既退八十復進蠅營狗苟被人譏侮名爲感激 洪恩其實自利其身也小人有心識者先覩區區心曲安敢自飾也然而臣有大不堪之疾病又遭大艱虞之形勢此

則亦必有恕其一二者也臣本無尺寸之長可以
仰裨 聖德之萬一又乏絲縷之細可以有益於
時務特以 累朝舊物名忝遺籍置諸大臣之列
時賜顧問所以踟蹰徊徨欲退未訣者也目今
國勢日益危急臣病日益危苦而右相以言不行
引退左相又以改葬之暇受由久退領相獨賢身
當衆務雖曰年富力強若大厦之一木又安可獨
恃也即聞 自上將有山陵之幸既有不幸敵國
之使不失前期聯翩狎至而徵發軍兵屢日不歇
萬口譊言乘時煽動廟堂無鎮定之策將帥非禦

衆之才安危之機動於呼吸 國家之危不啻岌岌乎殆哉臣不知此時將如之何也雖然臣久病之中愚慮昏亂有此妄發非必有此事亦不可謂必無此慮也伏望 殿下召回不枝之良弼並任剛大之賢輔 亟召負士望之重臣使之同寅協恭以濟 國事先退無所用之老物以靖朝端國家幸甚愚臣幸甚取進止

乞骸疏 五月 九日入京退歸

伏以臣疾病沉痼筋力衰盡分當退歸而近日又有不可留之勢陰陽操縱顯示抑揚偏或逶迤回必

將辱及同朝可勝言哉可勝痛哉伏乞 聖明將
垂离照早 賜骸骨俾得歸死父母丘壠之下臣
結草殞首終始永有竊不勝懇祈切祝之至謹昧
死以 聞

病未詣 闕待罪疏 初十日

伏以臣昨日伏承 聖教感激罔措臣一出國
門勢難再進瞻望 宸極但有涕淚臣分當忌死
趍 命以謝 天恩第臣筋力柴盡作經勞竭若
無再生之望四體委頓寸步須人區區之情未由
自遂臣之罪戾於是益大死無所容伏願 天地

父母曲賜諒察不勝惶恐戰悚之至謹昧死以
聞

請遞本職及兼帶還收給祿之命䟽 同月

伏以臣百疾沉痼四肢不遂目不能視耳不能聞口不能言食不知味寢不着睡昏昏如醉長委枕席至今生存臣實恠之當此 國家多事之日非臣子臥病之時而事勢如此前頭殿最不遠伏願
殿下俯諒危悃臣本職領敦寧府事及兼帶 社稷署司譯院都提調並 命改差以便公私不勝幸甚且臣伏聞 聖教以臣久病在鄉之故除出

田稅月給祿俸臣誠惶恐感激之至即今旱災太甚田野之民盡爲飢荒朝夕遑遑 國家尙難賑救如臣無狀世沐 恩波無補涓埃退安田廬受賜已多況敢以丘壑之腹苟竊縣官之粟以重其罪戾乎更乞 聖明察此至情亟收 成命臣謹昧死以 聞

辭祿疏 七月

伏以今月十四日自本州輸送米豆稱以秋三朔祿俸臣病廢田間義當納祿不宜濫受分外之賜以重罪戾也臣於去夏猥蒙 異數敢陳區區

之誠未蒙 察納特下 先朝舊例之數茲乃國家優禮賢臣之事非如老病孱薄徒積犬馬之年側跡耆社之列者也況今天災已甚屢勤祈禱豐年未卜百姓遑遑前頭貯財卹貧之擧亦當汲汲不可濫施於不當施之地重使公私失望也伏乞聖明俯察微懇 亟令還收每等祿俸賜給之命以安愚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乞致仕疏 同月

伏以 三朝舊物老病不死耄耋餘生尙掛齒賴

苟保官爵羞對人面臣自前年來精神日益昏忘
氣力日益澌盡視聽俱廢手足盡痿又自去夏再
得中風聲音閼塞飲食失味委身枕席便液須人
辛苦之狀實爲可憐加以今年暑熱近歲所無強
壯之人亦皆病傷如臣尫弱得免死亡亦是倖事
以是所忝本職及兼帶諸司提調緣臣之故並廢
闕最此擧朝諸臣所共見而知者況敢效年少浮
薄之徒主張朋比之論乎臣退伏松楸去父母丘
壟近在咫尺朝夕之間死期將迫伏望 聖慈特
賜骸骨許令致仕使臣生蒙不貲之 恩死被稀

世之　寵臣無任瞻天望聖感激流涕之至謹恐
死以聞

再疏

伏以臣之篤老不堪驅策　聖明洞燭既已許退
田廬臣涵泳　聖涯無所報答惟日夜向闕中
須而已只以貪戀　累朝厚恩不忍永辭爵位遷
延之行被人譏罵損壞體面貽辱朝廷皆臣自取
尚誰咎哉惟當自今以往悠然而逝不俟終日以
彰　聖朝終始保全之盛德伏乞　天地父母特
垂憐愍亟許致仕臣無任懇禱切祝之至謹昧死

以 聞

陵幸還宮後辭職疏 十月

伏以臣自八月得泄瀉之症今至三十日尙未見差衰年氣力日漸柴毁委身床席事事須人喘息雖存不省人事實與枯木死灰土壤無異竊聞聖駕親拜 山陵即日還宮不得瞻望百官羽旄侍衛之容不勝悲惶涕泣之至伏乞 命付有司亟正臣逋慢之罪且遞臣本職領敦寧府事並社稷署司譯院都提調之任以安愚分臣不勝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職疏 閏十一月

伏以臣之所患痿症日月已久漸不能運動已成廢棄之物瞻望 宸極只切戀慕冬月殿最又迫萬無隨參之勢輒懼罔措伏願 聖明俯垂矜愍臣所帶本職及兼任 社稷署司譯院等都提調亟令改差以遂公私臣不勝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請鐫削職名疏 辛卯正月

伏以臣之疾病于今屢年日加月增至於所帶本職及兼任衙門殿最等事皆不得進參典章廢墜

職事解弛罪戾日積況近日傳聞臣之姓名屢出
人口以臣之故重辱 清朝伏乞 聖明特垂矜
愍鐫削臣本職及兼帶 社稷署司譯院都提調
之任以便公私臣不勝兢惶戰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退疏 五月

伏以臣計日 國祥忍死入京僅參哭班精神已
盡不得更留一日以償餘願區區之誠無地可泄
臣罪益重臣罪益重臣今將復往江上借船東還
臣今年八十有二自此以後永阻 天陛伏願

聖明益謹天戒益恤民隱以爲我東方億萬年無
彊之計臣不勝惶恐涕泣之至謹昧死以 聞

陳情辭職疏 同月

伏以臣氣息垂盡今已月餘朝夕之間勢將易簀
不得矯首 宸極更瞻 天顔感激 鴻恩悲涕
無從臣立朝以來于今五十六年未報涓埃但積
罪戾此擧朝諸臣之所共知但不以陰忮寘懷私
怨害人此則臣不敢秋毫自飾以欺 天日且臣
虛帶官銜久未解釋前頭殿最又迫臣本職領敦
寧府事及所兼 社稷署司譯院等都提調之任

并乞遞免以便公私幸甚臣無任㘖恩戀德伏
地流涕之至謹昧死以聞

遺䟽

伏以臣本庸姿幸蒙累朝之恩獲躋崇班屢玆
淯挨徒積罪戾丙丁以来絶意仕官中更禍患備
嘗艱難不意先王起之田廬致于台司感激
恩命黽勉一出而積釁餘生無望陳力退伏松楸
溘歯為期逮遇聖明過被殊渥衰朽之質報答
無路區區之心只欲明揚士類振擧綱維以禆
新化之萬一不幸事與心違志未少伸辜負聖

德狼狽而歸疾病憂傷轉輾沉痼及至今日大命垂盡再覩 天顏此生已矣瞻望 宸極秖增隕結伏望 殿下益礪初服之志不替好賢之誠登進善類以出治道克修實德以恢大業丕基我東方億萬年無疆之休則臣雖在九原庶無遺恨臨簀氣短不知所云臣不勝啣恤懸戀 闕泣血馳情之至謹昧死以 聞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淸陰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啓辭 十四首

鄭仁弘誣詆兩賢時政院啓辭 辛亥爲承旨時

臣等伏見右贊成鄭仁弘劄子以先正臣李滉嘗言其師故徵士曺植有病痛處及故徵士成運只稱淸隱皆不許以中道因此發憤至以誣毀愚弄等語加之搖撼他事詆誹擠斥無所不至并及於先正臣李彥迪其視之有若仇敵然噫仁弘之爲人自少人多病其褊滯今於垂死之日乃發此言豈其老悖昏謬之所致也仁弘欲推尊其所師所

尊以顯於後世而實不知其所以尊之之道不在於過爲稱義反招後世之譏也夫自古大賢雖以寬惠之近於聖者猶不免隘與不恭之病盖中庸之至德非聖人莫之能也李滉與曹植並生一世又在同道而所學所尚之或異出處進退之不同雖未嘗從来相從而許其素節取其高尚者則夫豈淺淺也故其書札中有曰吾與之神交久矣又曰素所慕用之深又曰當今南州高士獨數此一人論成運亦曰清隱之致令人起敬惜時人不甚知其高耳然則當時知成運與曹植者莫如李滉

也惟其不欲屋辭溢譽以徇人而輕許也仁弘必
欲推而上之以躋於孔孟程朱之列而後爲足夫
人之造道自有淺深高下之等又有氣禀之淸濁
所學之醇疵中行狂狷自我爲目豈他人所能强
推而上之哉李滉之論不過如此非有私意之蔽
惑而仁弘反斥爲誣毁至以李鄭之毁孟子揚雄
之論顔子比之不亦異哉先儒稱伯夷微似老子
又云濂溪拙賦似黃老此只言其一段相近處亦
可謂之誣毁伯夷與濂溪者乎夫誣毁云者小人
猜忌善士摘其所無之過有意讒害之謂也仁弘

如以李滉與其師有不相喻處而爲此不足之語
云則容或有之乃於本情之外自做不近之說敢
告天聽其亦不知自歸於誣毁也且仁弘又謂李
滉以曹植不仕爲非中道云者尤非李滉之本意
也李滉嘗銘故徵士臣成守琛之墓曰可往而可
返不偏而得中其不仕非無義也云則李滉之意
果以不仕爲詭異之行乎若李彦迪之爲學李滉
嘗稱其天資英悟自然近道持敬功深非矯而爲
之本之於身心性情行之於家鄉邦國著書之言
闡吾道之本源闢異端之邪說貫精微徹上下深

玩其義實其非有宋諸賢之緒餘而其得之考亭爲
尤多求之東方鮮有其倫至其立朝進退忠誠懇
惻終始一致又曰推尊先正雖務極贊揚然亦當
從其實而言之不可揑虛誇能而爲之辭以欺後
世也其言之不苟而可質如此蓋我東方自仁賢
之化既遠其學不傳至麗朝文忠公鄭夢周始倡
義理之學逮入我 盛朝非無豪傑之士有志此
道世亦以此名歸之者而其眞踐實履粹然無雜
繼夢周之緒爲後學師範者實文敬公臣金宏弼
文獻公臣鄭汝昌文正公臣趙光祖及李彥迪是

也至於李滉則有加焉講明先儒蘊奧之義開發後學顓蒙之陋窮格之功老而彌篤眞積力久其所造詣實非末學後生所可容易形容使一世之士皆能正其趨向知尊理學而黜異端者果誰之功歟謂之東方朱子誠不愧也凡此五賢臣學問之醇道德之尊自朝廷縉紳下及草野韋布韻孺之無知馬卒之微賤亦皆聞風而景仰從祀之請盖將四十餘年而適値我聖上快從公議亟行典禮咸以獲覩盛擧爲不世之幸不意今日乃有此娼嫉之言也夫擧國之人不謀而同辭者是謂公

論五賢陛享夫豈一二所好者過爲稱譽推而上
之者而乃謂之時尚乎觀其所言決非和心平氣
之發而乘怒肆忿故舉他事有若脅持恐喝之爲
也臣等初欲一言以辨而伏想殿下洞察其言之
不倫不中而斥去之以示尊賢尚德之意矣封章
之入今已屢日尚無明旨之降士林痛心輿情懷
鬱臣等忝在近密不能終嘿敢此陳啓

大司諫辭免啓辭 甲子

臣性本狹隘才本凡短學又不講志又不立狹隘
故與物多忤凡短故任事不效從前尸素只招譏

謗第緣家有老親苟以榮禄爲悅貪冒匪據不能
自退今臣不幸親亡身老且多疾病不講者月益
函葬不立者月益頹靡孤露人間萬事無聊榮進
之意全消愧恥之心頓增居閑畀命是臣至願幸
過 聖明御極萬物咸覩世禄之臣義難便決強
顏名班非臣素情况此諫官之長責任尤大環顧
自量百不近似若一向避退則跡涉違慢欲冒昧
奔走則罪重瘝曠臣誠憂懼不知所出伏乞 聖
慈俯察微悃亟遞臣職以授可堪之人俾臣得守
分散秩庶免悔罪以盡 明時保全臣下之道公

私不勝幸甚

請還收並逮憲府多官之 命啓辭 甲子

憲府之職在於伸冤枉禁濫僞世治則居官奉法而無濫枉之事世亂則阿諛承順而致危亡之禍其使之然者皆由一時人主所導之如何耳向來十餘年間諸宮橫恣風憲掃地萬姓冤痛天命乃墜此孰導之而然哉詩云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廢朝即今日之夏世也夫同利相趨同惡相濟自然之勢也新本宮下人廣開求利之門而防納僧人如水之流濕互相符同飾辭欺罔圖出印文托

稱 内旨撓害外方歛怨歸國此乃 慈殿之罪人也渠輩情狀既已發露抑枉者在所當伸奸濫者在所當徵法府之請因不過思舉其職耳 殿下何為固執不許而終至於斥退乎設令 慈殿有所致疑 殿下具以臺章所陳明白上達則以 慈殿之仁明必恕下輩奸濫之狀而反下治罪之教矣雖或以先入為主不即繹然猶當 反覆熟啓期於 允許毋使 慈殿坐受遠方愚氓之怨是乃 聖孝之至也如徒曰事涉 慈殿不可行法則豈所望於 殿下及 慈聖者乎昔漢文不以

太后故廢法於薄昭而能盡人君之孝道哀帝牽
制傅太后不能明治董宏輩諂諛之姦而卒致漢
室之衰亡於此亦可鑒前世治亂之迹而爲可法
可戒之則也臣等尤有所深歎者本宮下人欲利
之心能感千里外山僧非道相合牢不可破而
殿下求治之誠臣等顒忠之意反不能交感相孚
以幺麽微細之事三司共爭至於如此而 天意
愈邈 慈聽難回陰私破公邪道敗正未知 國
家之事終至於如何可爲流涕者正謂此也伏乞
聖明亟加三思毋靳一俞快許還收憲府多官並

遆之　命

政院請遇災修省啓辭　乙丑都承旨時

臣等伏見頃日全羅監司李瑱忠清監司尹履之

狀　啓金堤丹陽等郡雹災甚酷繼而見慶尚監

司金徽咸鏡都事李宜活等狀　啓則兩道俱

被雹災而安東等官四邑損傷禾穀尤甚慘酷此

非但目前民事之可慮也臣等竊念仲夏爲正陽

之月陽氣極盛王者體天行政門閭禁閉懲時氣

之不宣關市毋索慮政令之或苛至於寬恤重囚

而益其飲食別置騰駒而止其踶齧使萬物羣生

無不遂其長養之性若於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暴兵来至此逆天時致乖氣之驗也臣等不敢知今之政令有何所失召此變異而傷穀之灾既甚暴兵之至可懼伏願 殿下益嚴寅畏之心更盡修省之道順宣陽氣排抑陰邪行寛大之政戒暴急之征存陰雨之備勑邉圉之事被灾各邑量蠲民役以示敬天恤民之義臣等職忝近密區區愚衷不敢不盡

大司諫引避啓辭 丁卯

虜馬深入 宗社蒙塵城下之辱所不忍聞臣奉

使阻滯不即歸赴　國難罪當萬死且臣在京裏
三月初四日詣　闕將行　欽賞謝恩之禮至東
長安門守門閹寺要索土物傾齎應副猶不满意
再三跼蹬不許入門徘徊良久致逈時刻纔到内
庭未及進班至被糾班御史叅奏雖蒙　皇上恩
旨免究而臣之奉使無狀虧失朝儀之罪合被重
譴不可一日在職請　命罷斥臣職
政院啓辭丁卯都承旨時
因備局　啓辭胡中出來漢人孫有蒼等六人皆
是姜弘立自初親信之人願同處資活云依願許

送事 允下矣臣等竊念弘立在諸降將中最被
愛重於新故奴酋至於給事數百人馬畜彌山可
謂極富貴隆盛矣不知弘立爲奴酋獻何奇策立
何奇功而受此報也然此不過非教犯 天朝即
教犯我國方其在奴時我國不能制其死命逮至
今日豈可復任其安享富貴役使漢人與在奴時
無異乎況奴之多送弘立所率之人其意不無探
試我國處置之如何當初不爲斥還人情猶以爲
未安今又曰漢人等自言許令弘立同處豈不爲
處置之再誤也設或許多漢人得聞此事皆言與

弘立親信則將孰從而孰遠乎此事處置失當所
係匪小請 令廟堂更爲議處俾無未盡之悔

政院啓辭

姜弘立復其官爵令該曹喪需題給事 命下矣
臣等竊念弘立受脤出境甘心降虜引賊犯國意
在非望罪符逆豫惡甚賊潤實天下亂賊之甚者
也 國家無法正論不行 王誅未加徑斃牖下
神人之憤至此極矣今若復爵賻喪則將何以勸
人臣之忠而懲天下之惡乎 王言一下所關極
重臣等不敢捧承 傳之意冒昧仰 達

請勿以倭刀贈給胡酋啓辭

伏見下敎胡人要土所求長劍必非我國之劒倭亦覓送可也臣竊念胡中回荅往來之人項背相望若以私請於使臣者而輒卽應副諸酋聞之爭相倣效則非但後弊無窮亦不無因慾生忮因忮生嫌因嫌生釁之端不可不慮況倭刀異國之物尤不當分外覓給此等事始雖微細終必貽悔乞亟加睿思

請勿優給伴男禮物啓辭 己巳兼承旨時

伏見近日接待肖及備局前後啓辭皆以失歡

仲男逞臆構釁爲深慮贈給之物猶恐不厚臣等
竊意爲既曰仲男惡人不可不厚待則惡人之性
其慾無窮渠知我國厚贈出於畏怯恐喝之言將
無不至何可一一盡副而徒一遠同歸無益也夫
屢興兵遠攻未有小不利之事而先發講和之端
者意必有在則後雖弄動別有他故豈以仲男一
言遽爲喜怒而輕易敗盟也若謂仲男能解譯言
且得汗意不無居間交構之患則今此回答 國
書中另具一幅槩言仲男恃惡無禮之狀且曰此
奴産出我國今其父兄猶在尚且忘本背義無復

人理知此安能終始盡忠於貴國乎劉愛塔棄母
免降自初觀之眞若效款一朝背德忘恩逃入島
中戾性難馴此爲明驗云則彼亦有心未必不悟
仲男雖或毁言我國彼亦不爲之全信也況頃日
招見時講定禮貌也滿胡等謂譯官輩曰貴國所
言者皆是仲男所爲捏非云云是非天性無處不
在亦可見也伏願 聖明深加睿思焉臣等忝在
近密區區憂慮不敢不盡其愚

請下諭我國走回人勿許刷還之意 啓 承旨

走回人刷還事咨因領府事李元翼獻議以待鄭

文翼與汗約定回報而後處之矣臣等妄慮此實
搖動民心之資也近因此事閭巷讙譁臣等竊觀
於輿情弱者慘於顏面强者怒於辭色人心向背
決在此舉　輦下如此外方可知民間若聞約定
後刷還之語則必未知廟堂終有贖還之意而胥
動怨言歸咎　朝廷兩西之民尤爲驚動其間雖
有有識之人亦難開諭脫有妻亂之徒乘時誑誘
則賊未渝盟民心先崩其禍不可勝言甚可懼也
今以寧因此結釁致兵而不可刷還之意　特下
御札宣諭中外　則人心莫不感激悅喜爭欲爲國

殄死此政安危存亡之大機會不可一日少緩者
也乞 留聽思臣等待罪近密苟有所懷不敢不
達惶恐敢 啓

追崇變禮請勿奏請 中朝賓廳啓辭

臣等昨日竭誠陳啓恭竢俞音而竟下勿煩之教
相顧色沮竊忖 殿下推之之深也臣等非欲强
爲煩瀆以瀆 天聽誠以國家大禮不容徽錯君
父過擧不可恝視思究至當之理俾無後世之譏
也夫尊親之道不在於崇以爵位必事事節節盡
合於禮然後乃可謂之孝也苟合於一時而招譏

於後世者非忠臣孝子之事也 殿下撥亂反正
再安 宗社其欲推恩歸義於積德毓慶之地固
臣子之所宜贊導承順而乃爲此苦口力爭者只
爲創業繼體時各不同而禮隨以變聖帝明君已
行之跡斑斑可考所冀 殿下擇中而議之也子
思曰有其禮無其時君子不爲禮所以時爲大何
謂時武王光武之追尊或不追尊是也光武中興
之功雖侔創業當時諸臣皆以爲不援之興自得
之異意故光武由循其議終不追尊立廟舂陵使
長吏奉祀南頓令之素貫不下 太上皇之尊稱後

世儒賢莫不稱羨也且 殿下每以法 祖宗為
教祖宗之事有可法有不可法今 殿下正其詒
謀使永爲後世子孫法則豈不于 成廟有光乎
至於禰位之闕尤 殿下之所深疑而不安者也
帝王之家繼世而立者便有子道今我 宗廟之
中昭穆燦然禰位固未嘗闕也傳曰至孝之道安
親為上今日廷臣不但求安於 聖心亦須求安
於神道方為盡忠盡孝之道也凡事順於人心然
後合於天理天理者天下人心之所同有也我國
素以禮義見稱於天下今若以非禮之禮上請

天子干求恩澤則非但大乖於藩邦恪謹之度寔
恐有媿於魯秉周禮之語也目今天心未豫灾害
切迫邊圉空虗虜勢益肆逆變繼起民志未定國
之安危未可知也當此之時上下恊和收拾散亂
日求讜言從諫如流猶懼其不能濟乃反斥逐論
思之臣違拂公共之論使羣下惴惴焉莫敢正言
欲以舉國人情之所不順者遠奏於 中朝後世
之譏顧不暇恤而目前之事實有不勝其憂者此
臣等所以深懷悶鬱不敢以言之不用而遽自退
去復以瞽說齊叫 天閽伏願 殿下更加 睿

思亟寢追崇奏請之命

兩司合啓請寢追上宗號之命 壬申

朝廷議禮十年定爲別廟之制 殿下之至情旣已伸矣勸 殿下爲此擧者其言亦已行矣不能無事每出新義始以國中稱謂爲言繼以遠定宗祧爲請禮官防啓大臣持難而 殿下皆不採納曲循一夫迎合之說臣等實未知 聖意之所在也 殿下前日以不入廟爲教羣下莫不仰之煌煌 御札傳播遠近曾未幾時又 下此教一哉之心豈如是數變乎自古入廟而不稱宗則有矣

未有不入廟而稱宗之禮也彼李貴之狂雜　聖
明之所深燭夫狂雜者之不能精思不能精思者
之不可議禮　聖明豈不知之而於此莫重之禮
必用其言乎請加　三思亟寢追上宗號之命

大司憲引避啓辭

伏聞昨日　下政院之教臣不勝悚然之至凡臺
諫啓辭長官命語李貴彈文亦臣所為也大抵廟
堂之禮専於嚴恪臺諫之論主於直截乃體貌之
當然也麤厲之去直書其氣象糾正之擧非出於
侮辱況周家民獻猶得十夫之稱文字間措語豈

有深意也昔漢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遇丞相無禮金安上等以倨慢不遜論劾左遷御史大夫位在上卿三公之亞而一言不遜舉正其罪未聞以一品之故而有所回護也臣禀性狷狹論事之際不能隨勢低昂屢忝臺職輒遭狼狽今又妄發致塵嚴旨不可一日仍冒請 命罷斥臣職

再避啓辭

伏見玉堂箚子 批答不勝惶恐隕越之至第聖教中所謂三失者亦有所以十九日議謚時臣等亦以 宗廟疑禮收議事詣賓廳旣已獻議之

後大臣問兩司長官亦爲同參乎政院吏對以前日議謚時亦不命招去臣等即爲退出若或同參則其時豈不具陳所見乎禮曹回啓李貴之速定宗號劄子也有曰　章陵雖在四親之數不入於昭穆之中則廟號之加非今日所當論故　判付不曰依回啓施行而曰依劄子施行此公事尚在臣等何敢誣也文彦博之齒爵不爲不高而唐介論之李叔蕃之功不下於李貴而臺諫請竄雖有社稷之功若挾以驕恣則終爲社稷之憂也　國家設立臺官使之論執時政糾察百僚上自　乘

輿下至庶官苟有所違繩糾彈駁乃其職耳不言
則有咎何嘗無故慢罵為哉且臣竊念卽今淫雨
過度水潦為灾道路阻絶禾稼漂沉人情不勝憂
閼 國家方行祈禱盖自議禮以来廷論多忤
殿下之怒亦已過矣羣情欝而不通此道路之阻
絶也直士盡見斥逐此禾稼之漂沉也上天之灾
安知非警告我 殿下也 殿下惕然改悟廓開
言路收召放臣若雲霧捲而白日出則人心胥悅
天意可回祈晴之祭雖勿行可也臣今當去職區
區所懷無路更達敢為蔓辭仰干 天威一鳴當

斥輒復再鳴臣罪至此益無所容臣既被三失之
教又負再鳴之罪不可一刻冒居　亟命罷斥臣
職以正臣罪
議十四首
宗廟疑禮賓廳獻議　壬申大司憲時
玄玄祝文當依神主所題詮令題主有欠安者當
先改題主不當獨改祝文也
世室王后祝文並稱祖妣者此雖無與題主相違
之失然　大王祝辭既無屬號不應　王后之祝
獨稱祖妣此三件事依啓辭釐正似無所妨

至於 宣廟題主之異實有未可曉者戊申之初大臣當國者如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皆一時名相而掌禮之官亦多名臣莫重廟主之題必無率爾謬錯之理厥後兩次改題雖當奸臣用事之日然此至重之擧豈敢無緣擅改臣以妄意竊揣之宗廟稱謂莫重於廟號 本朝之用廟號雖非正禮業已定制則似當以廟號冠謚號不當以謚號冠廟號也當初釐正之意無乃或出於此耶至如有明贈謚四字本涉可疑凡如碑銘墓誌文字本為流傳後代雖革易之後欲使知其為某代某國

之人故題首必稱有明朝鮮廟主則異於是王者無外春秋之法稱天王而不稱周則有明二字無乃未安耶況於下不稱朝鮮國而於上獨稱有明尤非宜也贈謚二字亦似欠妥歷觀前代狀志叙述之文凡王公有國者必加謚於爵號之上如曰某國某王公云未嘗加贈謚二字唯本國士夫題銜有此式耳　祖宗題主之式雖不敢議其是非然若考諸古典則未見其有据也大抵此事若泛論事理則以賜謚先於廟號所以尊　皇命也該曹釐正不爲無見傳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言既

定之禮不可輒改也 本朝於 宗廟陵寢之制豈無一二可言者然皆非今日所當輕議況神道尚靜廟貌久安刮磨改題之擧非如釐改祝文之比似涉重大伏惟 上裁

以禮曹叅判許啓上疏追上徽號事議 己丑

我 大行大王盛德偉烈逈出前古擧國臣民孰無區區盡日摹天之意哉 大行大王終始撝謙之德感動臣隣不敢請上徽稱此雖臣子未盡之遺憾然以此書之史冊豈不大有光於追上若箇字之義也伏惟 上裁

再議

既非 先王之志恐乖繼述之義者 聖教至矣
臣更有何議伏惟 上裁

世子書筵當否議

臣素昧禮學加以昏眊不敢據禮仰請然而念
王世子講學果急於一日而 大行大王梓宮方
在殯殿一邊開筵於禮於情實爲未安堯舜之道
以孝悌爲本 王世子沖年所講尤當以孝悌爲
先則 山陵未葬前姑爲停講卒哭後始爲開筵
以達學問之道有所先後似爲合禮伏惟 上裁

刑曹罪人金之英等事議

各人等罪犯偶係重因竊嘗聞如此等罪必須赦中指名處决或一時有自本曹議啓者外有司不敢自以己見還請解釋其意蓋不以在下有市恩之嫌在法有專輒之律也今此各人之事初無自上特放之敎而該曹先自請釋有違法例似難輕施伏惟 上裁

山陵發引時 陪行議

自九月二十一日發引至同月二十日 下擇宮其間日子頗多 自上發引時哭送於郊外至 永

葬前一兩日 親詣山陵會下 齋宮以伸 聖
上罔極之情允合情禮況今四方無警農功垂訖
似無妨礙之事伏惟 上裁

再議

聖孝天至思慕無窮旣將陪行 山陵又欲屢日
駐駕以伸罔極之情此孝子之至行而曾閔之事
也凡在臣民孰不感動但念百里之外不爲近一
日萬幾不可曠若至經旬日 太廟神靈眷眷
之心必不少釋 王都萬姓喁喁之情靡所依賴
至於意外之變雖非今日所慮古之善圖國者亦

未嘗暫將致忽 殿下何不深思于此而輕爲久
留之計乎臣雖至愚決知其不可也伏惟 上裁

八道民弊變通議

此國家初政大更張大變通事也其利害便否不
可不十分商議而處之雖曰民生倒懸之救當如
救焚拯溺而若有窒礙難行之弊則必有籍口以
資不悅者之謗前日已往之弊亦可監也稍待數
月 亮陰後從容面禀定奪似當伏惟 上裁

大司憲金集喪禮異同議

臣竊見金集所進古今喪禮異同一冊攷据頗詳

可謂老師宿儒世傳專門之業也臣少而孤陋老
益眊憒未曾與於白虎聚訟之會常負愧於叔氏
決武之誚今當莫重議禮之地舍舊圖新之日安
敢猶有所陳以重其不學妄論之過哉試嘗管窺
不能無所疑蓋古聖人旣不得見古禮又多殘失
故後儒不得已而以義起著之於書曰禮從宜亦
猶讀大賢經制之言曰不屑屑於旣往之跡能不
失先王之意者也生乎千載之下欲行千載上所
未行則人情必不能無疑是以古亦有三王不同
禮之說且如重周道也至後世結白縞為之初喪

告廟社之禮通典聚群廟之主藏之祖廟夫易帛
為重至易事聚群主於祖廟禮之重者也尚不能
便行古道古今大小禮文之不同者何限自 祖
宗朝以来著為五禮儀擬以為一王之法雖不知
允合於周公之禮然間或改其一二最不安者而
至於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少異而可以通行
者則不能盡變者亦有由也今若姑就其明白可
從者行之而其他徐待諸儒畢會熟講而審處勿
至有悔似當伏惟 上裁

哀冊頭辭稱謂前世所稱皆似未安議

哀冊中稱謂乃詞臣奉 教製進之文稱以孝子
孝孫似不合禮但曰惟我 主上殿下為宜伏惟
上裁

以左相劄子都監舉物勿用大段事議

遵 先朝之遺制革今日之弊習昭 大行之儉
德揆之情禮實為無欠伏惟 上裁

返虞後別行安神祭與否議

返虞後只哭拜而退為大略者常情之所發也古
禮及五禮儀並無別設安神之祭者先王已定之
制也參以常情與先王之定制則似無難斷伏惟

上裁

科擧講經事議

設科取士欲得明經之士而近世謬習但事口讀全昧經義雖占科目反爲人嗤點者多矣皆思變通之擧而 祖宗舊例猝難輕改今見左相所獻箚論與臣之淺見相同但四書三經之外增加他書恐不合於人情且於臨講之際不無嘵嘵情外之言莫重科擧之事是不可不慮惟在 上裁

宗廟祭享犧牲變通議 辛卯

臣經年病廢人事昏霧議禮大事不敢與議而今

此　下教出於特詢一息尚存不敢終嘿矣大抵

先朝制禮至敬至嚴竊伏聞如　文昭延恩殿常

時祭享之物或有用非時薦新之物而至於　社

稷宗廟之祭必用預先所養犧牲未聞以有弊代

用他肉也代用除弊者若齊王之釁鐘宋仁宗燒

羊忍飢之類係干　祖宗常享之禮則似不可以

他物代用也禮云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伏惟　上

裁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碑銘十首

判中樞府事徐公神道碑銘 并序

藥峰徐公之食盖當我　宣廟盛際于時　朝廷冣多士而論年以後進有文武才為國儲胥者指無先公屈焉後值艱難數更中外聲實相當世又論文武大臣負荷棟榦者公必在其中意公歩武揆庭而不幸遽歿歿後贈命始用常所期公者哀榮備矣士猶以用公未究為恨於戱叔渙為孥振弱為彊俾世道終免為泄泄莫可救者謂不繇天

非也公安得究其用哉謹按公諱湝字玄紀自號
藥峰大丘之徐自高麗顯遠祖閑郎將六傳而有
判典客寺事益進是生義户曹典書生彌性入
我朝為安州牧使生居正以文章名世秩登貳公
勳封達川君益稱為大家有兄居廣縣監於公為
高祖生掌令彭召掌令生參議固仍父子文科考
諱嶰 贈議政府領議政娶郡守李股女故宰相
原之後生公於嘉靖戊午少孤養於叔父司藝崦
不煩提誨自勵為學秇業日進司藝殁心喪三年
過毁善病然益湛滛於墳典未嘗一日廢書丙戌

登文科權知成均學諭授仁川府教授人皆以爲
屈公夷然不屑見者器之久之選入史館爲檢閱
待教奉教轉典籍司憲府監察改禮曹佐郎又改
兵曹時爲曹長者知公才一以曹事委之諸所難
經公則擧同僚縮手憚伏壬辰倭寇逼京城扈
駕西幸號召使黃廷彧請爲從事至咸鏡北道廷
彧等與兩　王子俱陷賊公獨以計得脫起兵援
評事鄭文孚連破賊報捷讓功不居赴　召入
行在拜持平改兵曹正郎直講儐接劉提督綎聞
叔母宋喪欲如喪司藝公乞解官劉方喜得公咨

請勿許至堅懇乃聽甫畢復拜持平改直講以御
史巡按三南彈墨師舉墮綱耳目肅然公念 君
父播粤生民魚肉國事且不支益自慷慨許以身
殉國上書陳戰守計宰相竒其策急欲嘗公交口
推公才以當一面超陞濟用監正擢拜慶尚監司
臺諫論已驟改授内贍寺正亡何分嶺南爲左右
道以公爲右監司脩岳堅故城建祠祀新羅死事
臣激勸士心遂屹然爲金湯任滿又加數月入拜
同副承旨改兵曹叅議兼備邊司承文院副提調
特拜江華府使未赴改江原監司撫摩凋瘵士女

避倭徒者皆授盧下飱謳謠交道去後刻石頌德
還拜兵曹改承旨序陞都承旨已辭授僉樞改兵
曹再儐劉將遼浙兵相爭將搆亂劉用公說洒得
解加階拜黃海監司案牘不勝繁自公至淨若洗
滌移拜咸鏡監司為忌者所厄仍畀前節公辭疾
退居已拜戶曹參判未至改平安監司平壤徭賦
故無準奸吏從而為蠹公一切刱革停而蠲之民
大悅任滿還都承旨侍　經筵伸救漢陰白沙二
賢相斥鄭仁弘之徒誣毁成牛溪鄭松江者　上
意怒甚左右無敢一言及退尹相承勳迎謂曰吾

今日戴慚見公　詔使顧天峻崔廷健来公終始周旋無失儀　特陞漢城府判尹兼備邊司提調及管揔府舟師等任改刑曹判書又改兵曹辭還知樞出為咸鏡監司時公年四十餘益強於職所轄郡邑南北數千里窮邊遠戍無不親歷有所規度不難時忌胡部忽刺温驟強殺邊吏逼我境公建請討之兵使金宗得劾繳退師言者以出兵咎公坐罷未幾叙還知樞兼知春秋館事改戶曹判書又兼知義禁府事歲儉有備民免流莩已拜京畿監司任滿還知樞　宣廟薨視作斥上加階

拜右參贊尋坐 陵工不固罷改明年叙還知樞
改工曹判書還參贊副大臣體察諸道軍事已拜
開城留守瀛東猾胥肥撓掊斃益僚俸振文事民
善其政碑于大逵還知樞改參贊時有濫徵駕公
奪職復叙知樞及癸丑禍起奸黨有嗛公者必欲
害之再逮金吾配丹陽徙寧海又移原州在謫十
一年不見遷容態閉門玩易入叩質疑難應之不
倦癸亥 今上反正起拜刑曹判書入對陳戒皆
古大臣言昏朝橫枉求理者蝟集剖斷立盡各自
得意去拜大司憲兼 經筵成均事論故相韓孝

純黨奸慶毋之罪追竄其諸子孝純歛房近戚人
所忌憚而公痛斥不顧聞者快之李适叛爭勸移
蹕公獨奮諫 上毋動請自往募兵不能用 駕
至天安復拜都憲倉卒朝儀紊亂公語攝之賊平
用扈從敍問進二階拜判中樞改刑曹又改兵曹
前後武選請謁不行 上嘗於 經筵論孟子義
兵之說公因推衍其義謂虜若犯關我國當悉賦
赴難以伸君臣之義 上大加稱奬及劉興治叛
殺陳繼盛 上欲問罪朝議難之公方贊出師已
辭還判樞丁卯西虜猝入 上幸江都公奉 宗

廟隨往虜要盟公屢建固根本嚴軍律備海信防
三縣等策毋專恃和不省後乃稱蓍龜主和者畏
虜聽還我歸正人公爭不得已判金吾治戊辰逆
獄加崇祿大夫屢改宗伯知樞輒病告 上遣醫
問疾 賜內劑至崇禎辛未四月十八日卒春秋
七十有四 上輟朝二月 命吊賻祭 贈領議
政易名忠肅禮也其年六月乙卯從葬抱川縣雪
雲里癸坐之原夫人宋氏祔公幼有奇質及壯風
神峻茂美鬚髯目光炯炯射人性伉健有萬夫不
奪之氣信心而行不骫骳徇人其所不取雖貴臣

要人無以屈色其所許與雖邀然後進獎待無間以故人皆嚴事之而又樂願為交生平不以事干人亦不受人私常曰安得一世事纖鉅井井乎每論國家利病善談論饒籌略纚纚若貫珠聽者屬耳惟 上亦以為能好書鮮所不窺尤力於講易有所得一時耆儒推為精深愉色事母終身不怠居謫奉諱毀幾不全世饒財至公無所益自奉簡約衣不重綵家無媵御臨歿飭子弟勿厚葬公自即署至耆老社兵戈矢石桎梏桁楊之地靡所不歷而不懼不挫竟能完躬保名出險就夷壽考顯

融為時艷稱君子謂公才固難倖而福又不可及也夫人礪山名族牧使寧之女領議政軼曾孫甚有婦德公敬重之擧七男四女長景雨大司諫次景需典籤景霦縣監景需承 宣祖長翁主封達城尉餘並夭大諫一男一女男元履侍直女適判官崔滉典籤六男曰亨履曰擇履翊衛曰祥履正言曰吉履曰弘履都事曰明履縣監二男四女男準履言履女適李墳權順悅趙漉錫林宗儒皆士人尉三男五女曰貞履縣監曰正履曰愼履女適進士金珪奉事李命寅士人沈伔佐郞權𡐨李未

行內外曾孫男女若干人尚憲嘗狀公行詮載頗
悉今志其大者續之銘銘曰
宣祖當朝鵠廠多士矯矯徐公遇時興起天與其
才邁逸倫儔其才伊何政事謀猷屈伸之際坦懷
實難公惟大度不卑小官既顯既試迺哲迺理艱
難恴材孰文武備公膺簡寄外內俱宜方面之績
式矩式規五官之政惟則惟典功因明兢禍繇閭
煽漢禁中都楚纍南鄙怡然委順物莫傷已延登
耆耈曷華刱載辭逾礪俗器益周世弛綱解紐望
公張只嬉武恬文待公彊只天不憖遺奄忽滔滔

有屹桓楹雪雲之臯旂常備紀犓舉槩略百世在
後與石無泐

刑曹判書張公墓碑銘 并序

我 宣祖當國四十二年才臣杰士嬪然布列中興之際緊其力是籍謀猷事功備載史官故判書德水張公其一也公諱雲翼字萬里張氏本出中國始祖舜龍當元時以宣武將軍鎮邊摠管從公主来仍仕高麗累官僉議參理食采德水縣遂為顯望數世而至翤漢城判尹又三世至忠輔司憲府執義 贈禮曹參議生玉能文章發擢大魁承

文院判校　贈吏曹參議生任重掌隷院司議於
公為大父父諱逸木川縣監　贈議政府領議政
娶府使昌寧成子沆女嘉靖辛酉生公在娠夢有
龍祥必字應龍生而頴異不類凡兒六歲喪母哀
慕如成人見者異之稍長嗜書善屬文試輒屈其
曹偶聲譽斐蔚十九中司馬第四名二十二登文
科状元拜成均館典籍改司憲府監察兵曹佐郎
司諫院正言出為高山察訪病免又出為宣川郡
守士論譁然稱屈公不芥意勤於吏職政最　賜
書褒美三歲病免已擢拜持平陞掌令知製教公

磊落雋拔遇事風生擧劾無所避群不悅者側目
視之會倖相之有與援者恚清議擯巳陰圖自安
蜚語營惑 上意不能無動於是先去一隊名士
公得襄陽亡何禍作鄭公澈謫江界尹公斗壽謫
洪原公與洪公聖民李公海壽俱謫北邊明年倭
寇大入 宣祖西幸悉還諸放臣用慰人心公自
鋒鏑赴 行在以善華語常侍 左右江華諸軍
不相得 命公撫諭之將士無不感厲胥爲大餘
奉使稱旨入長太僕改執義陞工曹參議改兵曹
又改同副承旨進都承旨時賊據南邊羽書旁午

天朝將士塡館籌畫接應事機百端公素强力饒才諝應對出納之際咸中肯綮 上察公才可堪重寄 眷顧日隆 特賜金帶尋陞嘉善亡何中忌者出爲海州牧使州俗悍劇加以兵荒凋弊幾不爲州屬 王妃分駐煩費倍蓰公至治法自出方略裁辦如流綽有餘裕或見公無事疑太簡佚退而耳目於外官蓄積增諸宿案如流民赴愬者不經宿閭里靜暇各事其事 扈衛官寮暨流寓人士無不足公者於是人人皆以爲公才不可及已進一階擢爲忠淸道觀察使州民擁馬號泣曰

公忍舍我赤子去乎道梗不得行乃以計脱身馳
去追至　闕下上書請還公者累百人　上命換
節本路公習知西土利病因其俗而加振刷焉民
益翕然稱便大治首陽山城儲胥甲兵屹爲一道
保障亡何被誣免歸麻提督貴之來以儐使迓諸
境麻帥一見敬重之相得甚驩事有忌難應副或
盛怒不可解者公斥譯人自吐一辭無不釋然從
之自都監官以至郡邑吏民皆賴之於國體亦多
有裨焉　上用陟公資憲大夫刑曹判書隨提督
往湖南仍隨至嶺南島山之役暴露原野數十日

時天寒雨雪提督戒公待于數舍之外公辭以受
命以來義不可離雖矢石所及亦不避提督益重
之明年夏駐師安東公舊苦痰濕至是遂劇上疏
乞解與歸第屢除都摠管知義禁府事漢城判尹
輒請告丐免至己亥六月十四日卒春秋三十九
訃聞罷朝二日　賻贈有加遣官吊祭如禮是年
九月某日從葬果川縣北某向之原公資性豁達
好氣槩有威風長於政術家居雖童孺臧獲未嘗
大言訶責至當官涖職坐堂皇顧眄胥吏脅息不
敢仰視牒訴盈前剖斷立盡其治劇部雖窮僻小

民一見悉記其姓名海州時有投狀不當理者斥
去之旣久復來乘擾以進公輒識之詰曰是故某
時決遣今何敢再恩吏民驚服稱神明公豐頰白
晳必須髯神彩曄如也遇人坦蕩不設畦畛至於
淑慝枉直之辨處之未嘗苟焉坐此罹禍網竄身
絕塞晩亦屢遭謫戮乍起乍踣不能久安於朝生
平不問家人生產祿食二十年歷踐部試藩位至
八座先業之外不長尺寸蚤以文執進及仕用致
事顯雕篆之技有所不屑其文辭蓋一時英俊至
論選方偉罷未有以先公者嗚呼使公而年其功

葉豈止是哉公初以宣武從勳　贈左贊成癸亥
今　上反正公之二子並參靖　社功再　贈領
議政德水府院君配密陽朴氏漢城判尹崇元之
女享吾君子無違德敎飭諸子不偏於慈愛生三男
二女長曰綸義禁府經歷次維封新豐君今太宰掌
文衡有大名於世次紳封德昌君長女壻都事尹
作賓次士人黃裳蚤死側室子女各一人經歷二
男善淵善繼女一人孼子善潤善浩女一人新豐
一男善徵女一人德昌三男善沖善泓其一始生
女一人黃裳一男爾徵銘曰

德水張中華来禀光嶽傳有自世炳靈羨無極維
秘書受才雄厥步獨再播種公乃獲祖武躅公鸞
鳳不阿閣于枳棘公則鏡磨愈瑩彰茂績登于臺
豸爾額邪畏觸斥不久反乎覆國乃國作納言善
其允金魚錫藩臬清儐儀修棘列擢危無辟命是
恭華人服躬盡瘁死以繼王心盡右冠峯左漢皐
卜幽宅才之長壽之短君子惜公有子增光烈天
道晳墓之石我為銘無愧色

觀察使林公神道碑銘 并序

天啓癸亥春今 上反正修 先王之政首召

先朝宰輔侍從之臣退而家居者以前參議羅州林公授安東府使未赴用薦者拜黃海道觀察兵馬水軍節度使到即一掃除昏朝巨弊爲民害者勸農積粟蒐乘練卒日嚴不懈至明年正月逆适犯 京城 乘輿南狩公發憤誓死協元帥討賊助兵給餉皆出本道克清大憝以迄戎功 上返駕班賞 命進公嘉善大夫本職如故秩滿拜同知中樞府事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是年十月四日以疾卒于京有司以聞 賜賻吊祭如儀且命柩所經由轝送至家發卒造塋粵季冬二十六

日遷葬既練其孤埬具狀如禮請墓刻尚憲方懲
搠于文辭辭以故未幾使弟墰千里叩余于揚州
之田舍泣且請曰先父平生所交好匪尠也至末
年一心傾嚮惟吾丈人又嘗與不肖等語及兹事
亦惟吾丈人今而吾父墓銘而不得丈人言猶不
銘也且悲且咽言未半而殆不能辨其聲於是余
亦不知涕之交頤遂不得再辭記余初中司馬謁
孔子廟序齒公與余齊年坐最近瞯公茂質夙成
言動有法在儕輩自超心竊慕之遂與契合厥后
三十餘年出入遠近之或殊顧所不異者如初焉

嗚呼契合三十年死生有先後已極可悲况忍受遺託而論譔其行事哉嗚呼忍不受遺託而不論譔其行事哉謹按公諱愔字子愼初名㦗號石村林氏爲羅州大姓其先有諱庇仕高麗爲大將軍輔佐功臣至公十世世有衣冠曾祖諱枰全羅道兵馬虞候 贈兵曹參判祖諱鵬承政院左承旨贈禮曹參判考諱復承文院正字再娶無子晩聘南平徐氏進士說之女以隆慶庚午十二月癸卯生公于羅之會津第生有異相數歲氣度不凡正字公奇愛常曰吾兒徵貴榮在其毋乎吾老恨不

及見卒時甫齔能哀見者益奇之將竪墓表諸父
兄素器公命工刻勿已深異曰必加爵後果以公
貴屢　贈考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妣貞夫人禮曹
以上之　贈由公季父節度使晋節度宿將著清
名其子悌子順豪俊能詩弟懽子中亦喜文辭倜
儻有氣槩世稱林氏多才子然士大夫每論人物
咸第公居前庚寅中司馬己亥登文科　庭試選
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辛丑薦拜承政院注書陞
成均館典籍歷工禮兵三曹佐郎出兼統制使從
事官按劾債帥之縱暴者驕悍斂戢主將敬憚焉

甲辰為養補茂長縣監己酉爪代以考最入陞兵
曹正郎庚戌移成均館直講辛亥再入兵曹拜司
憲府持平鄭仁弘始張極詆晦齋退溪二先生公
知堅氷至避顯辭遞弘黨嫉之黜為北邊輸城察
訪以親老陳疏免又除西道德川郡守論罷壬子
除鳳山郡守時新經大獄邑里如燬在官三年民
便之境有盜患捕殺渠首遇舉賞典例陞一資甲
寅被都官因人誣引逮至金吾事無實竟釋公見
時事日非絕意仕宦丙辰叙用散班公即南歸俄
授五衛將又授分承政院承旨自癸丑後奸臣縱

史謐嚴　母后設分司官以寄之非其黨者輒區
別形迹誣以大逆傾朝側足公不得已就職贈詩
同舍以見志冬除咸陽郡守丁巳遭艱方大夫人
疾革祈天請代刺指進血及喪致毁善病然實則
必躬己未服闋辛酉拜工曹參議數月即棄官歸
家公內行修備自蚤歲承主家事凡奉養追遠之
禮無不纖備避兵艱難之日猶盡力不廢其赴莅
長也與羅密通月月盛爲壽具必曲迎親意所欲
致者以娛侍春秋讌境內耆老男女無遺與焉臨
頒祝夾道懽咍謚席嘗約己郡用儲啇羨以贍猶

贍之奉公私用度俱足而民不病去後追思碑之
在鳳咸咸如之公家業豐殖稍長白夫人取置
券貧窮久不償者悉焚之喜施與遇饑歲爲粥食
道路餓者於相識加厚疏戚各滿意而去在郡嚴
家積編振鄉里負交不事儲蓄及歸行李蕭然妻
子不免內困公裕如也與弟玦相友愛蚤夭有二
子瑞瑋撫養孫娶備至初公長子球生夫人鞠
於膝下其愛視公連捷兩科俱逮榮別賜臧獲膏
壤田頗多公悉取與弟婦共分之後瑞中司馬公
自以己財分給如球之數並及瑋焉前母遺財物

甚殷當傳於宗子而亦不專取公為人魁偉異常
身長九尺望之屹屹然萬夫之特即之溫溫其恭
性沈厚純實勤於自飭居家立朝內外如一待人
無賢不肖誠信不欺不為皎皎白不立名自喜泛
泛若弛置遇事至見是處固執不移子中司馬同
年皆設聞喜公以 國喪未禫獨不設嘗使遼東
所得贈遺悉分貽役者按海西也感奮激勵期以
盡瘁報 國以為得民心在為上者先公忘私夫
人喪減官賻舊例之半親故千索者一切謝遣省
營中浮費專意軍需請別籍內奴之不戍邊者得

精兵數千人及討适諸軍所在缺餉待公運餽乃
哺先是海西餉臣本起公屬吏或慮不相下公推
誠共濟彼得籍力措置軍食益裕兩西兵精銳盡
屬适餘皆老弱倉卒不知所為公發內奴生力軍
軍勢始振賊向山路公分遣諸將斬賊將于遂安
賊少挫退乃趍黃州路公督軍將自當一面元帥
併公東路副元帥軍路回遠賊敗後乃入京迎
駕漢上　上召見公曰卿練兵聚粮正為今日計
也慰勞再三暨論功置公原從中　上特增秩卒
贈正卿君子謂振武之役公之功最賢而其不居

功又賢亡公居喪已患風病在兵間勞傷病再發
遂至不救家無十金之資待賻完殮夫人系出平
澤龜城府使　贈領議政林公植女也公少學於
林公林公心器之遂以女歸公感知已殁後捐家
貲為其諸孫娶婦並皆業之夫人莊嚴通達壼政
肅然愛親順姑終始不衰公甚敬重之先公一年
卒葬公之先兆錦城山酉麓午向之原至公窆穿
其墓右而下焉有子三人男曰埬癸丑文科司諫
院正言曰墠生員女適李穧文科禮曹正郎正言
娶參議洪瑞翼女時未育生員娶舍人沈光世女

生一男二女正郞生一男三女並幼銘曰

錦宕維嶽瀯漪維瀆壯南國鍾英降神誕毓偉人奮琛珍帛悅孺哭工徵塚刻自幼特庸豐易約養志則樂光孝德嗣世文鳴登于　王廷譖厥聲達邪從正不容何病自淸靜詘邑之領于湖海嶺一惠政逢時孔醜我人人歎詩以究爰初中興罷居賢能　簡寄膺牙纛飛揚旂節輝煌鎭西疆民惟毋撓視以身敎式訛儆增兵技肄倉溢而積足鬪備閫外跳梁爲梟爲狼慝難當十乘摧轅五將歸亢埶燎原公時奮發仰天誓日泣士卒賊窺右境

分兵斬頭致犇逆我師方窮食公兵公公功功旣翦翦旣覆歸而舍爵公無勳 淵衷寡哲報酬罔失人迺悅公歸九京 命夫華行極哀榮有玄其墓夫人是祔安且固孝子善述徵銘紀實炳愈烈

知中樞府事邊公神道碑銘 并序

知中樞府事邊公卒後十五年甲子長子諭以黃海節度使從兩元帥平逆适之難尋有命錄諸將力戰者皆爲功臣 錫號振武封節度原興君推恩超 贈公領議政原城府院君節度祇秀 寵命旣榮而感乃圖顯其襲訓委祉之由請銘諸石

尚憲前已誌其壙辭不獲按公諱良傑字國華邊
氏本出中國其代祖肅當元末來仕高麗爲工曹
判書賜籍原州麗亡退居白川終於家入 我朝
有諱確忠佐衛司直 贈戶曹參議生諱自清兎
山縣監 贈戶曹參判生諱偉禮曹佐郎 贈議
政府左賛成寔公之考三代之 贈由公貴也妣
驪興閔氏部將希賢之女府院君汝翼之後嘉靖
丙午十二月生公未十歲喪二親如成人禮鄉黨
咸異之二十七登武科授龍驤衛部將歷江界軍
器二判官陞碧潼郡守軍器僉正用薦者超拜慶

源府使未赴移麟山鎮僉使階折衝又移江界府
使三鎮俱西北重地以公所歷著能稱 朝廷將
大用故亟遷之癸未北鄙有警以公爲助防將仍
授吉州牧使公威望嶄隆兵士多屬望主將心害
之揑誣公逗遛撓謫西邊未幾有時箭之役論功復
敍除順天府使抑豪强振貧弱威重不苛吏民畏
服擢拜忠清水軍節度使明年壬辰倭寇犯京
宣祖西幸列郡瓦解公奮領所部陸行至燕江遇
賊戰必利將合兵進討會三路大軍潰于龍仁公
慨然還鎮由海道勤 王到海州見監司趙仁得

借本道水手護過長山仁得寄命一冊不能使其
下愧無以為辭宣言　國事已無可為士卒聞之
皆欲散去公以忠義激勵軍情稍定時　行宮遜
在龍灣國脉幾絶公乃引軍與倡義使金千鎰扼
守江都由是　朝廷號令始通於兩湖冬　遣大
臣視師還有修郤于公者白衣隷軍明年起為京
城守護大將俄拜忠清兵馬節度使捕獲逆黨進
嘉善大夫還無都揔府副揔管拜咸鏡南道節度
使坐事罷歸又拜黃海節度使未赴改京畿右防
禦使入為訓鍊都監大將卒有犯罪將刑後宮貴

幸其兵勢立禍福人者曲爲營救公拒之卒正法後無敢以私干焉倭奴求通關市 上引問宰樞皆以羈縻爲言公獨不對 上卒問公對曰臣待罪行間恨不得滅此賊以雪 國恥敢言和耶 上改容曰予是卿言議遂决 朝廷益重公用射藝絶等特加二階爲資憲大夫前後 賞賜無筭天兵脫伍在我 國者兵部遣官搜索監囚獄中餘黨潛聚數百人纂取囚徒屯結城外將作亂事出不戒都内震驚城門晝閉道路設燎望乃行廟堂欲以兵職之諸將在位者甚多莫有稱 上意

時公適解職家居趣 召入授符公至以計中其
忌諱群黨釋兵就縛城中解嚴 上喜復拜公大
將授知中樞府事兼知訓鍊院事都摠管提調尚
方武庫苑囿備邊等司與聞軍國重事又管禁止
都內盜賊事盜殺儒城君柳熙緖熙緖所畜妾有
外私事連長 王子或勸公為之地者公不聽悉
捕鞫盡得其狀 宣祖怒下公金吾公置對不少
詘 上愈怒事幾不測大臣以為言俾竄東萊其
年冬遇 赦還白川家無一日之食朝夕待人舉
火處之怡然一不以憂告人明年赴臨 山陵復

拜都摠管俄授水原府使兼防禦使改濟州牧使
至官盡祛前政爲民弊者奉公之外不妄取予及
歸裘馬服餙一無所易公在海外患風疾至京寢
加庚戌七月十八日卒春秋六十五訃聞輟朝弔
賻 賜祭如儀公歿粥馬以爲不給粥宅以葬葬
在江陰縣新卜新化里坤向之原夫人趙氏先歿
葬于公先兆至是遷祔公墓趙出白川福興君胖
之後忠義衛光琮女也生二男三女長即節度使
次瀷蚤世女適判官盧有命七人崔大益縣監崔
大允節度一男一女男復一文科刑曹正郎瀷一

男一女男希一武科都摠都事側室鄭李二姓曰
試武科司果曰溢武科萬戶女僉正方善慶判官
李源鄭出也曰諭曰誠武科曰潔曰瀟曰識吏郞
尙憲妾也皆李出內外諸孫男女三十六人公少
表異特自未達時見者皆知其必貴性剛毅寡言
立志至老不懈敎訓諸子甚有法度卒能成立居
官居家內外肅然下至奴僕不敢縱逸遇事不撓
氣勢相加者若猛石受鉍刀不入膚寸爲都監大
將也與天曹郞爭一公事不相下牧耽羅半刺由
銓郞黜官意公必降屈相接公處自如遂大驚卒

致中傷平生屢以此見躓終不改李相德馨嘗言
於 上曰邊某素剛直非其義雖十名士不為動
宣祖下敎特示褒予歷典鉅郡累擁節旄先人遺
業有蒱靡盃友愛同氣終始如一撫恤孤貧衣食
與公常曰吾無才能功伐而竊取太過子孫當加
儆飭勿致過福之災是吾望也人以是知公之有
後也銘曰
戱也妻親如禮子哉公者也友愛不替弟哉公立
朝也忠而確臣哉公敎子也俾職職父哉公天之
監之神之福之後有躅者其式刑茲

觀察使崔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姓崔氏諱沂字清源自號西村又號雙柏堂世所稱循吏績而長者風而廉士操者公其人也古人有言作善降之福此言何謂也公平生內不欺心外不欺人飭躬軌行惟善務從而无妄之禍受之身受之身後延及其嗣婦又死夫牛車槖櫃燔其盈門豈作善降福者非耶謂之無天非過也公死未十稔而 國家反正奸兇之謀害公者伏鈇礩都市中首足行四方子姓駢戮兄弟妻孥為鬼新為城朝於是復公爵加 贈隆秩予祭給撻鼓

夫營塚邱其家旋其婦之間若是則果可謂無天
乎嗚呼天之定亦久矣爲善者可以無怠矣初公
之爲海州牧使也實先海之六年甲寅維時奸臣
蝟集後先從諛謀起大獄殺 先王后父而滅其
家竝大君海島癈之 先朝名公卿大夫一劃削
如婦上浸 長秋錮之西宮厲吻以伺尙畏人心
未厭諸所以網絡張設作威誘脅者無餘力先是
癸丑之獄有名捕未獲者因此蜚語伊在海西山
谷聚徒爲亂以威衆聽蓑成圈套盡置常所忌嫉
者其中賸援朴希一朴以彬等使之自爲上變一

彬俱海州人素無行不容於鄕及受指以爲富有
異賞暴自大歸稍泄之其父兄聞大恐露狀公收
之未有以重處其家迫令自殺諸奸恨公次骨刼
道臣上其事章下金吾逮問公公未就逮奸黨以
書迎謂如此則生其言蓋有不忍聞者公毅然曰
死生命也嫁禍以自免吾豈爲哉及置對索言之
時權倖有與奸魁交惡者詗知之揚言獄當反諸
奸恐上入彼言有所啓悟海敉及監司悉遣心腹
人嗾死囚以免罪獲功告言崔某實叛首一彬知
其謀故殺之以滅口諸奸欲強服之備加溢刑死

獄中丙辰之六月二十五日也又逮公壻柳燐誅
之不從反暴其狀嫉盍甚及公外族之居海州而
昧弱者悉鉤致與有一亂道以證成之卒無事實
並皆考死衆庶莫不稱冤諸奸必欲實其事籍以
覬勲封而折謀已者至八月追論以大逆發公冢
戮尸矢諸市國人重哀之行者至取宅路以過後
二十一年丙子公之外孫柳君時英列其事跡終
始泣而請銘曰此遺命也尚憲故習於公而先君
子又與公比壤為守竊義公之政而慼公之無辜
嘗有槩於心遂不敢固辭謹按崔之先出海州在

高麗有文憲公冲力闡絶學興起斯文時稱海東夫子公即其後也若文和公惟善良平公思濟文淸公滋忠憲公有齊奕世輝赫繼踵宰相入 本朝副提學萬理受知 英廟裨益弘多號爲名臣於公爲五代祖逮公之王考世有衣冠考諱汝漑宣傳官 贈吏曹叅判母曰陽川許氏縣監雲之女忠貞公琮曾孫嘉靖癸丑三月二十日生公自幼惇敏動止自矩日夜下帷誦不輟在曺偶中聲譽鵲蔚乙酉中司馬其年秋擢明經及第遭許夫人憂服闋選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轉著作兼奉

常寺直長薦入史館為檢閱待教至奉教例遷濟用監主簿改刑曹佐郎自是內則為禮曹佐郎戶曹正郎司憲府持平執義司諫院獻納司諫成均館直講宗簿寺正侍講院文學弼善輔德弘文館修撰校理承政院同副承旨至右承旨刑戶兩曹叅議掌隷院判決事自獻納常帶三字銜在宗簿兼春秋館編修官執義司諫弼善政院戶曹則再入或三入而於弼善輔德又為兼官外則開城府都事海運判官肅川東萊密陽府使光州定州海州牧使慶州府尹忠清道觀察使而海運則以叅

判公憂去職光州東萊則徑遞俱不赴奉使則從
事防禦使李洑軍中賫咨徃来遼東如京師賀
聖節所居皆以稱職聞其表表尤著者肅川當西
門孔道自壬辰征倭之役 中朝将士肩相摩事
益難理守臣至輙謫去庫門不閉倉無儲粟吏民
鳥獸散莫可收拾公至先立規矩撐邑中堪受用
者指畫預定諸所措置務循便宜而其奸吏侮民
威亦不廢凡有接遇一以順應公私晏如於是流
逋還集廩庾充實以其贏行德屬邑之未贍者助
給之士女之流落者振救之一切治理流聞遠近

視爲師帥居六年考績最一道遇有修郄者以御史來揑誣坐罷公議爭是公而咎御史丞昇顯位用直前譏其赴定州也　宣祖下敎曰遠首崛強終爲我國患爾其屹作保障垂名竹帛仍　賜內廏服猛之物公感　上知恩有以稱塞悉心營職三年米增至累千斛兵器多不可勝計完務稱是達川橋歲賈木民甚病以石易之減恒費幾千百通瀟澮開水田以業民謳謠載路方伯上其治優蒙褒賞秩滿磬白擁車道爲之积密陽之治視肅川御史具聞　賜帛加奬在慶州亦如之肅定密

皆立石紀德後公朝 京道肅定吏民塡道懽迎
曰吾爺來矣大設供具以慰其行聞者以爲前所
罕有也監漕臺課額無缺無不中期接潮營剸割
無滯諸詞訟簿牒以次若洗赴京也盡斥買輿力
挾貲而牟於利者不以燕中一絲入橐一行肅然
其貳弛部與其長協議塞奸竇剔流弊不討辦而
調度皆裕市民大悦居經幄偕同寮編校春秋左
程胡氏三傳爲一書書進褒陞通政以問事郎衆
鞫逆又陞嘉善言路論其驟改受廐馬之 賜守
史職屬新薦被駁正者並論坐罷所薦後至輔相

有名名益彰公之宦跡此其㝡也公爲人長身豐
顙白晳少須髯望之矜莊就之寬平居家孝友多
人所難及者俸祿半以入寡嫂孤姪之家妻子不
免困乏仲兄貴而貧僦屋而居公析歸產買宅以
奉兄殁推與其孫立朝三十年所歷皆望藩沃郡
而田園臧獲無所益死後家無餘財待人坦坦無
忤有所求未嘗示靳至當官決事斤斤守三尺不
少撓性不喜衒飾不通權貴人不好聲伎謙遜公
退對案終日怡然自適蓋門外之跡可數也口鮮
臧否皮裡甚晳與許篈同在公州鄙之不爲禮韓

縯男布衣時見其睟子以語人俱銜未發公之得
禍竟由此兩人獄事方急適有白氣屬日公謂柳
騎英曰我其死矣我死汝必使後人知吾之寃而
一言以白之死可瞑矣聞者慘然已而果驗嗚呼
公不忍以身命易上類之魚肉蔑倫之戮滅罹然
棄忘之死不變當時之人但知哀公之死痛公之
寃而實不知公之有功於明倫不在墻社諸公
之後也癸亥今 上即位首雪寃枉 贈公資憲
大夫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具兼帶 異恩稠疊
至是而公可以含笑地下矣始家人藁葬公于先

竢是年十二月十七日柳時英改窆楊根郡西終面新卜某向之原明年夫人李氏卒祔左異穴歟有再室前夫人晉州姜氏生一女後夫人完山李氏生一男三女咸有婦德男曰有石英發夙成丙辰坐一死其婦判決事廣陵李如圭女敬相德馨之孫雅操士行及禍作誓志不回竟飲藥以終生一子震叠夭還生男女各一男慶善女幼長女壻柳爌與公同禍次女壻尹勛舉縣監洪宇定大君師傅金巡士人長女姜出餘並李出柳爌一男一女男時英忠勳府都事有才行尚氣節即請銘者也

㫆勛舉一男洪宇定四男二女內外曾玄孫摠若
干人作善之報意終在斯敷銘曰
謂天日明兮胡然其墨墨而謂天無知兮胡然其
赫赫而前乎未定孰不爲疑既定既勝迺克知之
嗟嗟惟公宜慶而殃帝心薰然爰燭升陽陰昏一
破幽蔀畢晳蓄麻秘罷　恩溢窀穸褐示善報于
以袪惑羨政譯詳史傳攸録隱功未　若子是惜
欝欝佳城中隱之岡以蓄餘祉以啓後生誰其營
之宅相維賢我銘其石有永千年

慶尙左道水軍節度使朴公神道碑銘 幷序

公諱弘字清源姓朴氏蔚山人始祖允雄佐麗祖
啓邦封爲蔚山郡公改郡號曰興麗庸顯厥功子
孫蕃昌世有衣冠入我 朝有諱愈登文科仕止
南平監務徙家關西之六興縣遂爲縣人焉曾祖
諱元昌祖諱垾皆不仕考諱英斌某署別提 贈
戶曹參議娶宜長鄭仁傑女以嘉靖甲子生公少
負氣力善射喜獵每遇禽獸發無不中嘗出漁有
羣鼍挾衆凌奪公奮拳獨前伏三十餘人人稱其
勇既冠登丙辰武科除宣傳官出爲江界府判官
歷內資寺判官理山郡守儀賓府都事陞拜定平

府使歐景慶加褒賞五年罷免壬申海西有雀蒲之梗適　詔使將臨當路守宰須才略武望用爲者拜平山府使供張職辦盜賊解散義嘗未行遣內艱廬墓服闋授都摠府都事未至除靈巖郡守三年罷歸爲備邊司郎廳選授天城萬戶踰年御史以善狀聞　命增秩超拜釜山僉使臺諫論寢遞歸拜龜城府使庚辰加階擢滿浦僉使至則整肅軍政招撫諸胡示以威信胡人感畏歸其鹵獲漢俘及正先所冒墾田訖公去鎭無敢有犯禁者癸未瓜代還拜鍾城府使時北虜搆亂乘傳徑赴

設方略誘降虜酋責還逋逃數百千我民男婦五
十餘人修城塹備器械練士卒殫誠靡懈爲忌嫉
者所誣逮繫金吾會北師暴其寃事乃已酉叙護
軍兼領禁衛又兼內乘德源鐵府使府有鬼祟前
守相繼暴逝人皆規避公不辭之官爲文祭之地
祇從此遂絶未幾罷歸丁亥遭外艱外除拜慶尚
左道水軍節度使寛以御衆勤以莅事士卒翕然
稱便而軍政無不修舉者巡撫御史見城高池深
器用堅利甚善之令諸鎭取法焉秩滿例當得代
朝廷知其能特畀一朞明年壬辰倭奴擧國入寇

公下海迎擊衆寡不敵入保本鎮賊連陷旁郡援兵路絶不獲已遣褊裨具聞于 朝令城中人先出以粮械自隨餘悉焚之無使藉寇與本道防禦助防等將退守竹嶺聞鳥嶺失守馳至京城 大駕西幸已有日矣追赴 行在道遇元帥金命元署左衛大將共守臨津分兵與申硈劉克良等戰于坡州諸帥皆敗死公獨全所領而還亡何下流軍潰賊直衝松京公從元帥間道趍平壤助防急水門平壤敗將赴龍灣 行在適巡邊使李鎰見公謂曰 國事至此吾等徒死何益今往海西保

守一隅庶爲他日 朝廷恢復之資公然之同至
平山界收兵謀斫與義賊壘兵未交世子駐伊川
憲召之領兵馳赴俄隨入成川爲右衛大將又爲
義勇都大將出平壤地累戰皆小利臺諫追論初
去信地奪職白衣隷軍已而課功貫鼻旋與旋收
如是者至三時 朝廷邈在灣上持議論者各信
所聞賞罰顚倒類此癸巳 天兵復平壤公從元
帥到坡州素病濕至是寢劇請暇乘舟歸湖西計
調治復起未至家七十里終于舟上壽六十鄕人
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惜以某年某月葬于同縣

鳳壽山其向之原從先兆也後　朝廷錄宣武勳
置公原從一等例　贈兵曹參判又以長子震男
參靖難從勳加　贈兵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夫
人江陵崔氏郡守公弼之女溫柔慈惠壼政修備
視公妾子如己出公之庶母饒於財意欲託與夫
人諸子中一人夫人曰吾兒幸有家業孽子其孫
子可念是可與也終不以貨財爲意其通達有識
如此生三男二女震男武科郡守霆男進士霱男
武科縣監女適及第尹守謙次縣監金德一側室
五男二女龜男鳳男鵬男麟男虎男俱登武科惟

鵬男末第女嫁陳晩成次武科安舜輔郡守娶蔡
判洪仁恕女無后妾子一人誠望進士娶觀察使
尹希吉女生二男一女斗望宗望女進士安汝止
妾子三人得望餘幼縣監娶進士鄭復善女無后
以宗望為後公雅資偉量技藝幹局所居聲譽赫
赫吏民懷之自幼至誠事親親歿事兄如父自作
二連歌以寓追慕之意聞者感歎待親戚有恩過
人無恩讐之別人以此多之歿後三十九年其孫
霆男具石請銘累辭請益勤謹撫其家狀叙之如
右系曰

先君子爲大興宰不肖以侍之縣其俗尚武就科第登于朝者相望也然建牙纛紆緋玉馳聲鄉里間前後罕有過於公者豈無其所以也而進士氏又能不忘顯親之道四十年至誠不衰及其身以遂其志亦可尚也已

行司諫院大司諫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命俊字昌期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 贈議政府領議政淸江李公諱濟臣之第四子也淸江公有文武大才不究厥施至今士大夫追數 先朝人材可任大事者淸江必在其間淸江之歿公

年十三行甚盡禮受業月川李公廷馣白沙李公恒福長游牛溪成先生門下學有師法稟性剛正志堅金石論事是非理當否一定於內千萬人不能移也見有為正為不正者不以其人貴勢孤賤而白黑之甚辨也於進退辭受之間心一毫不安不一苟處也蓋其行有過而無不及者焉年二十九舉進士後三年癸卯 庭試壯元歷成均館典籍司憲府監察禮兵刑戶四曹佐郎知製教春秋館記注官高山道察訪德山西原二縣監平壤府庶尹司憲府掌令軍器寺正弘文館修撰校理應

教忠淸道觀察使江陵大都護府使司諫院大司
諫兵曹參判年五十九卒歷位祿食三十年而衣
服不完妻子恒有飢色公之自江陵歸實今 上
即位之八年也上疏極論時政闕失指斥 上躬
皆言人所不敢言又曰一二朝臣黨緣曲逕私進
女子曲逕一啓亡國之兆請治之疏入 上即出
其女 特除公大司諫已而大臣白公疏請治媒
進之人 上怒辭旨已嚴朝臣皆懼公不拜 命
復上疏言益切 上意感寤手札慰勉公乃出尋
以病辭拜兵曹參判又辭歸卧陽川之晉當谷草

屋數間不蔽風雨公嘗自號潛窩至是名其齋曰
退思識不忘君也病飢遺命儉葬貽書親友訣其
諸子屏婦女翛然而逝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
訃聞 上下教曰李某盡心國事有意格君不幸
徂逝予甚惜之其喪費凡役官給之用表其忠明
年辛未二月五日葬于楊根某山清江公墓左負
艮之原世次具載清江墓碑公所居官捨身率下
守法張職奸猾氣死雖嚴上官無不默已私徇公
之言西原一日水鳥集城中公下令脩舊防設儲
備未幾大水田廬盡沒而城不壞民不病以先有

倫也一境稱神明平壤屋比而苫火歲爲灾公至
官爲陶瓦而賤其估民樂爲市一歲瓦屋過半权
其市以代民租公私俱濟癸丑之獄奸黨忌公觥
法竄盈德困蹇益甚而視其操履無少變道路流
言 西宮遇弑公素服居外及白沙李公諫廢
毋得罪公上章極言縣吏不敢受公悲傷欝悒有
懷沙之意家人覺之捄乃止癸亥 反正以掌令
召儀陛軍器寺正選入玉堂受 命往嶺南察民
隱未還擢昇湖節後一月李适叛 上如公州公
夙宵殫竭無乏大事備見慰勞進嘉善大夫丁卯

西虜大入　上幸江都　世子受委南下公陪至全州訛言寇深議欲移避海上公倡言不可遠江都一步大見　世子又力陳調兵赴援之策後　上聞甚善之　特賜虎皮廐馬以奬之江陵俗設財後貧小民不堪公召土豪立禁約違者正法期月遂大革父老相謂吾州古多惠政如公前所未聞公在西原友人宋象仁其親表遭誣告連逮將死公為疏訟其冤方伯懼寢不聞而坐此竟罷歸宋後亦至觀察使即壬辰死事宋東萊象賢之弟也其居官制行與公略相同而宋主威嚴至於聦

明剖斷文之以儒雅頹遜於公嘗以伏節死義期
之祖繼而歿歿後家無餘貲舍瘞以往皆待人
以舉又無不同焉嗚呼其可惜也其可哀也夫人
義城金氏僉知纘祖女生三男二女顥基道基元
基女適洪允疇先歿次洸先泗道基一子洪洸各
有出俱幼銘曰
嵬嵬清江文武兩有閼不盡蓄以發其後惟公嗣
之性清直方匪雪雪白匪金金剛郡績前景臬政
後肅纖章格王二妖夫側至言動天雷霆爲收嗟
公秉正在古誰倂有石屹立前瞻後矗載叙載銘

采世之矚

行司諫院大司諫權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姓權氏諱棨一字守之自號蔵谷世為安東府之柯丘人高麗太師幸之後曽祖模軍器寺主簿贈通禮院左通禮祖錫忠　贈承政院左承旨承旨公有二子長曰春蘭司憲府執義季曰春桂内侍教官　贈吏曹判書即公之考也妣慶州孫氏某郡某之女孫夫人當娩夢黄龍入寢已而生公實隆慶己巳七月二十九日也執義未有子以承旨公命與婦朴抱而子之不翅若已出三四歲尚

不能言既言便出奇語人知其非凡兒甫亂即自
循矩度儼若成人所作詩句多警策稍長就學其
栢潭先生問辨超悟執義本栢潭成就弟子喜公
能脩其家業益加奬勵年二十三中司馬金監司
誠一素簡亢寡許一見器公遂以女女焉亡何邑
中有文事事闌華人選於多士爲公輩三人文成
不知所左右西厓柳公定用公製盛稱其辭意得
體自是華問彌大公雖得文章聲乃其志稍欲進
於學問而親命屈意公車已亥擢大科補權知承
文院副正字薦入史館由檢閱陞待教移侍講院

說書又移承政院注書復還說書曹遂方憖銓華
之業公所以啓翌之者良多特蒙 褒予尋遷司
諫院正言改吏曹佐郞帶三字銜病辭拜弘文館
脩撰陞吏曹正郞時權倖在事同曹郞多倚人門
戶承望爲進取計公獨不然曹退就僑居默坐終
日所還往僅若而家門外之跡可數一時肅然稱
爲端士上疏乞養出爲盈德縣令居四年邑政大
治流逋還集歲告屢登謳謠載路事聞拜表裏之
賜入拜弘文館校理病辭還里已有漕餽北軍之
命以繡衣往來全慶江原三道措畫得宜公私賴

之拜成均館司成赴謝即歸尋爲司憲府執義弘
文館應教者俱再 宣祖大行爲 國葬都監都
廳郎 山陵畢陞通政求爲豊基郡守屬久旱齋
沐禱雨立澍亡何與按使齟齬自免歸豊去公里
僅二舍不以官中一物自隨久之拜同副承旨陞
右副自以違覲宦遊非願也請告還里銓司知公
意遥授慶州府尹州素劇前政非鷙蝮則坐選懦
廢公至不爲繩束之節延見耆老長者告以推行
教化之意無不悅喜有犯盜者諭令革心恕罪其
人感德卒爲良民云尤重學校之事進鄉子弟年

必者親課講讀振作有方時未幾彬彬可觀秩滿
入拜戶曹參議改左副承旨病辭又乞養得竹州
府使未上許易盧海爲近親也海瀕俗薄好持吏
長短蜚語顯傷故號難上然終公之政惡聲不入
耳丁巳朴夫人執義公繼歿公持服哀慕一如入
予禮明年又遭判書公憂過毀幾不全服闋例授
西樞公見時事大變徘徊田里無仕宦意奸臣謀
行大事忌士論異己者計悉同路而箝其口如鄭
公曄李公睟光暨公諸名勝退居者白令所在勸
駕人情惴惴皆以爲禍將隨至公毋動上疏以母

病爲辭仍陳親君子遠小人審用舍愼賞罰等八
條奸黨恚且欲齮之終不能以有加也癸亥今
上即位拜左承旨亡何又乞養得全州府尹其治
如慶州而事益練民益便之銜罷輒手書至丙夜
以爲恒家人輩懼其勞竭請少休公曰書以治心
心荒則政撓居民上者柰何自逸乎時節奉板輿
慶壽營閫牧守已下畢賀衣冠之盛數十年中罕
覯中席見有隱色叩之曰吾之所以爲吾親者可
矣白屋之下必有不得其生聽管絃對酒食自然
興感爾聞者改容公圖壽其傳即丹青而詩歌之

盡一時鴻筆見者嘖嘖豔言幸甚有子如此乙丑
孫夫人疾病公晨夜不解衣沐浴祈天願以身代
疾竟不療含殮之際絶而復甦葬埋祭祀悉遵前
喪丁卯西厓薦識 上幸江都 命起復聽調公
以爲得罪禮教無益國家不赴服除拜兵曹參議
吏與若流章事多倚辦亡何出爲忠州牧使先是
有逆徒漏網購捕者公殫心措畫旣捕不自居功
朝廷嘉之特陞一階移拜全羅道觀察使公前在
全州具知本道民風謠俗事利弊甚悉儒學吏致
兼舉而一振刷之黜守長之亢傲慢者旌賞才藝

之士於是紀綱大振風化流行千里之部如農一丘然公亦倦矣久欲乞身即閑遺業在蘆川頗有山水之勝秩滿還里別構精舍其上翛然無慮有時輕舸短策極意所到興盡而返山冠野服遇之若無官者明年以大司諫 召罷免謝 命辭遞爲刑曹參判尋以黃都督接伴使赴椵島島在鐵山海口多瘴濕出入候風潮方至人皆畏憚公受命即行六月驅暑纔抵岸虜騎奄至漢人疑我爲導公見都督言之頓釋自是意甚相得每見必稱宿德遇之本 國諱辰適都督開宴請公公引論經

義辭不赴都督心欲之待以殊禮至七月遘疾乞
解秋部 不許都督遣醫致藥物强勸出島公舁
到定州遂歿二十五日卒春秋六十三病時封一
啓事意若致其使職者僕人請問家事張目不對
臨絶再言國事國事而不復辨其聲矣訃聞 下
教曰置非其所失此勞臣嗟悼久之 命發夫擡
擡 遣官致祭用表隱卒是年十二月窆于府北
師尼山德輿洞先人墓側始執義公資計頗溫及
公所踐又皆望郡沃藩人謂不至之大事既歿家
用已窘須外賻乃得營奠焉公嘗舉四丈夫子皆

夭以弟之子世後爲子女子四人安景淹吳益焜
金耀亨韓必久其壻也安之出一男二女吳之出
二男韓之出男女各一金无后側室子一人世縱
生二男一女公資稟端凝醞籍冲然恒若不足少
從事於函丈學有淵源不喜立名以暴人耳目然
嶺以南蓋無不見慕之者事親自平居以至疾痛
大故必以誠信方其少年榮進不以吏部郎易一
日養能自致其分於父母暨息育之地者終始無
纖毫憾豈不難哉推以施諸同氣亦如之待甥姪
御奴僕各由其道與人言不露圭角而中實耿介

至趣舍是非之際確然有守當爾瞻盜秉趨羶者如市追欲致公為客托杯酒固要竟不顧居官切不厭煩斤斤奉三尺間取師所授舊學以身體驗允可以自娛佚者不用也嘗曰士先立大志不為外累撓汨常令意思激昂在雲霄之上可也一日所為必書于籍朝夕省察以自飭其操履篤實有如此嗚呼公之美頋未易盡余特舉其宲以叙之其能不朽公耶銘曰

觀士有術必觀其時才顯治朝守乃見危淵淵權

公厚質明資志篤勵操餘事安毗舉世豕矢不集

以翔人方炎熱洗手獨清恬夷自靖物莫我嬰允
哉權公君子之貞逴旣鮮竝來誰與抗國有良史
銘不盡懿

錦溪君兼判義禁府事朴公神道碑銘 并序

崇禎十年乙亥二月五日故判府事梧窓朴公卒
余伏田間病未能走哭以詩送哀旣葬其子都尉
君瀰以東陽申君奭之狀問銘於余以余辱在先
友之列也公之在謫嘗貽書相識自叙其事且謂
一二公及余兄弟能知其意余讀之心竊慇然而
未有以復也公今亡矣不昧之託又安可辭乎按

公諱東亮字子龍自號梧窓晩寓泠津之鳳城又號鳳洲朴氏實新羅國祖後世子孫分派徙羅州之潘南者為公之先高麗時判典校寺事尚衷直言死史有傳生訔佐我 太宗位左議政錦川府院君壽傳而有尚州牧使林宗牧使生吏曹正郎兆年正郎生司諫紹司諫生大司憲應福公即大憲公之第四子朴氏本貴族而至公之叔父潘城府院君應順以褒紀 恩贈司諫領議政正郎左贊成牧使吏曹判書由是門益大自議政公重己卯士林子五人皆用才行顯及公之兄弟羣從靡

不歷數華貫世皆稱其公之子若孫其人材宜居此而未有以启戚為嫌人知朴氏之多賢也公旣進一品累 贈大憲公領議政潘川府院君母林氏貞敬夫人夫人之父贈左承旨九齡石川先生億齡之弟也隆慶己巳七月二十四日生公爲人如出冶釰必即露其鋒鍔數歲受書便透悟九歲侍王母所夜暴雨震雷公整衣起坐王母怪問兒何爲獨坐敬應曰聞迅雷必變王母大異之稍長聲華藹蔚𦕅𦕅出曹偶上十七委禽驪興閔氏之門慶遇館日必往省父母退與諸所好者游戲雜

劇並陳歸則讀書至丙夜不輟以爲恒所好者實
未之知凡有文事見公藻思溢發咸謂公得神助
己丑中司馬明年擢文科丙科選補承文院權知
副正字薦入史館爲檢閱序陞待教奉教 講遂
記注敏捷過人一時稱之會當新薦公盡斥權貴
家躁競子弟而薦素門貧士望能任是職者大忤
權貴論罷壬辰例遷戶曹佐郎地部號簿書叢練
事吏或多不勝劇吏見除目竊笑之公手閱朱墨
一過無遺漏老胥大驚吐舌改兵曹主馬政治事
未久倭報猝急將士戰用騎載取給於公者日無

羹裕如也至　西幸日馬尚有四千餘匹公從
駕夜到臨津衛卒盡走　上獨坐舟中公與都承
旨李公恒福親自招呼得六十餘人　駕始成行
次松都與長官同直門下軍人夜驚長官倉卒不
省亦欲排門出公覺其故挽止勿動頃之乃定長
官素才公至是益稱其膽勇遇事必曰朴郎朴郎
又兼備邊司郎預聞機密事　駕駐平壤逾月民
恃以按堵外居者亦移帑入城及臨津師潰賊逼
浿江庭議移　蹕羣臣多主咸興獨右相尹公斗
壽公曁李公幼澄計守平壤力爭不得百姓猝聞

嚴駕攔路大噪言不擇聲衆恐其爲變不知所出
公懇以計白行之民始退至寧邊 命世子監撫
而 上欲渡遼内附朝臣棲遑逋去從 上者十
餘人而在本郎署歷公一人而止於是六曹備局春
秋内乘諸務悉以委之公奔走殫力備盡勞瘁每
當危疑艱險之際輒自當前茅以身衛 駕 上
心重之大憲公以老病屬分朝於路病劇公陳情
留救已得 旨大憲公上疏臣既不能從不忍又
使臣之子先父而後君聞者惻然公遂從 駕至
義州拜吏曹佐郎知製 敎已陞正郎時攙務益

殽上下遑遑公周旋其間英發痛快宰相善其計多所施行亡何朝士稍稍來集向時醜正者不幸自見不靖之端於是分別之議大行公一意調劑註擬無偏諸老成爭勉以世道之責公善華語前後接遇 中朝官必在 上前每被顧問進對詳雅華人無不目屬唯 上亦以爲才癸巳十月 上回駐海州超拜同副承旨公恐懼不敢當再辭不許轉至左承旨病遞明年進陞都承旨是時公年始二十六公益恐懼屢疏獲辭公騎省時長官居相位引爲備邊司副提調蓋欲設以待公公有

所不可力辭之冬至朝 京賀節丁酉倭警復急
奉 王妃後宮出次遂安州縣殘破事多未集賴公
以濟亡何以都承旨 召還經理楊公鎬要 上
駐堤川應援堤去倭營固不遠而或云因雍南下
以臨賊從臣預選者皆逡巡內避公前在外不置
選中上疏請從會 上不果行解職歸覲 特命
增秩以寵其行為養得延安府使數月遭大憲公
憂 懿仁王后喪赴臨仄次服闋授護軍 山陵久
未定上疏論破妖說遂得吉卜拜京畿觀察使病
免病在洗滯 上念之醫問藥物視大臣禮數而

它恩賜又加遲焉公上箋陳謝因乞補外調病
養母詞理懇到 上覽之嗟賞 手札優答不許
外補明年 詔使顧天埈崔廷健來接待至難所
在力屈 上以畿甸充羸薄即用公再授觀察使
措置有方二使卒飽橐歸而民不甚病病辭又為
江原道觀察使道務多暇行部所過探歷諸名區
遇故人寒士觴詠甚適餘不煩一毫詣寧越祭魯
山墓見其蕪廢心傷之還朝有遣近臣致祭之
命公實發之也 朝廷紀壬辰諸臣勞公建言俱
社稷役而執干戈與執羈靮不翅有間宜多錄武

功以慰士心人皆韙公而權相格不用勘定原從
故多濫觧不以加譏公以提調主其事一切按簿
据行見詘者亦自以不寃已策勲二等 賜扈聖
功臣號超階封錦溪君公於兩銓度支春官秋官
為叅判叅議或至再三為大司成大司憲政府叅
賛者各一 經筵館閣金吾摠管承文提調亦婁
兼焉皆未久遷拜戶曹判書公常慮國計出入不
相侔意欲大更宿獘方與僚貳講究亡何出為平
安道觀察使孔道驢鞅交錯所轄大饒文書地邉
胡易警民俗喜訟善賄為政者病之公能剔積案

若洗兩競之間無汚舌以其暇與儒學課武藝廣儲侍詢問疾苦躬歷險要設氷城以弭冬防諸難徧舉者一運之掌而至於賓筵酒席風流間發撫接親故疏戚適宜人情翕然黠悍吏之不從令者啓發債帥貪恣狀已之債帥能使權相喜怒悍吏卽公之族子最親者人尤以為難林夫人壽考康寧先自叔子信川治所移從仲子于黃州往来有煒公又迎至平壤朝夕備養江湖樓觀選勝稱壽子姓兄弟左右娛侍遠近豔稱秩滿以原封就第宣祖之喪以公為守　陵官其冬林夫人卒公受

計出外號哭竢處聞許代卽犇喪次旋奉朝旨促
還葬聽會下　宣祖於艱難中視公如家人父子
公亦感鏤至骨自居方喪若喪考然又復思戀老
毋憂心欝結及遣兩慼言貌憔悴左右不忍見用
恩例進三階　國喪畢歸次於家辛亥外除復原
封兼判義禁府事鄭仁弘與李爾瞻等陰相唱和
自謂有夾日之功飛揭恣睢仁弘至乃亂道謗賢
其言類詈公疏斥甚力奸黨恨之争欲中傷會鳳
山守中慄上急變慄本細人遒知諸奸意在搆禍
盜秉捕得流丐無狀者淫刑強服謂爲謀逆光海

親御按問公以推官入坐其供辭牴牾者時因大
臣問及歷言之爾瞻等在傍側目明日光海下教
朴某營護逆賊其遆判義禁言路承望請拿鞫只
命削爵久之叙復原封癸丑夏朴應犀獄起辭引
徐羊甲鄭浹等前後一脉皆從爾瞻輩謀胥中出
来指國舅金悌男為禍首連及七臣歸在永昌大
君𤣰𤣰年甫七歲初 宣祖寢疾念𤣰無已憂宅
日不全手書遺教屬光海愛護同氣又託公卿中
七人公與焉至是爾瞻等指為偽旨使其黨論七
臣不即辨明並請削去仕版而已鄭浹所誣又甚

廣 先朝宰臣名士殆無得脫者公與諸公俱逮
事雪即釋始公對獄隨詰以辨與國舅閒隔故有
其跡自不得不及無宅連其後宮中巫蠱事發奸
臣拗此一段籍以為證素害公者又乘時從臾遂
傅會成案上浸 長秋其禍漫漫衆人不察訾公
已甚獨白沙李公恒福玄軒申公欽心知其不然
蓋十餘年間莫有能明之者丙辰爾瞻等定議廢
毋復以七臣為媒櫱請竄遠方止配中道越六年
放還田里今 上反正好議論者追咎前事不復
究實汹汹雷同必擠棘之乃已諸大臣取金吾舊

牘見公爰書相謂審如此此何罪歟於是首相李
公元翼及鄭公曄李公貴爲之論解皆報聞或謂
已事不至此然人鮮知之故不傳公夷然就道戒
家人備身後在康津五年足不闚外戶丁卯量移
扶安又六年內徙忠原又二年　㤠有自便買屋
西湖上爲終老計公素強無疾病日與親懿衎衎
相樂一夕忽疾上夜未竟奄然瞑矣春秋六十七
公旣歿諸孫陳狀吁寃詢諸大臣領議政吳允謙
等四人議皆曰實如其章乃　命復爵如故公中
身容貌黯然胡鬚被頰目光炯炯能辨二十里外

人物性喜真率時時不爲儒縛其居家事親無不曲盡兄弟相爲知己言出莫逆親歿析著一聽丘嫂長姊仕宦勳貴貲産不益鄉里親戚稱之無二口與人處削去町畦胸中無少隱蓄或言其太露則曰待人先設疑難是我自不信也哀窮卹難無間貴賤所至衣冠如歸談笑溢席相對忘形不知其爲貴人也至於莅職奉公絶無私撓當事慷慨直前不避雖在流離中聞　朝廷行一善政則喜形於色有不合時宜者憂歎終日平生無耆好唯好酒而不至亂久客龍灣佳冶比屋閉門自守如

處子人重其操履自少讀書數行俱下又能強記
然負其所長意不屑也閑居以来頗近書籍與到
落筆翩翩不讓當家旁通筭數祿命射御諸藝得
其妙詣亦有不習而能之者所著放逸遺稿二卷
藏于家㝡公妙歲蜚英以才自見臨危蹈難忠猷
益著 國家中興公為功臣肖像麟閣鬚毛未變
吁盛矣哉禍降自天身更百罹撓推不止孰成投
杼世運重亨途轍逾窮咫尺脩門含用長逝豈非
命也夫人承旨善之女右參賛李公夢亮之外孫
少公一歲在室有女士稱及歸婦婦毋毋都尉嘗

病往視之見朋友問疾者多輙不怳曰儀賔之道當屛居若處子皃其不然異乎吾所聞其高識遠慮類此乙丑五月從公在康津謫所病卒墓于坡州某里某山某原後某年某月某日與公合葬生四男三女長即都尉承 宣祖第五女貞安翁主錫封錦陽次漪文科掌令次潍有文行夭歿次瀆女壻大司成李明漢參奉洪處深進士柳誠吾錦陽一男世橋李明漢四男一女修撰一相進士嘉相餘幼漪二男一女洪處深二男二女柳誠吾一女俱幼貳髙一男名某銘曰

嗚呼自近世士林所倚有若梧里李公白沙李公玄軒申公楸灘吳公守夢鄭公而已茲數公者不阿私以廢公論也明矣訾公之口哆若南箕公不自白數公者白之衆人所毁君子所完其言足徵來世永觀

右贊成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時彦字君美後有所避改名直彦自號秋泉我 太宗王子補始封孝寧大君生寀瑞原君生薫高林正生璿孫綠山正生泂副護軍是為公之考公即 太宗之六代孫也公既貴推 恩高林

已下皆封爲君 贈副護軍議政府左賛成毋鄭
氏貞敬夫人益當我 宣祖之世號爲多士而
上命獎厲謹聳式具寮通朝得四人而公與焉人
曰清哉先誨將奸臣從臾請廢 母后不從者罪
之公以正獲罪人曰直哉今 上丁卯歲西虜深
入要盟 朝廷將聽之公年八十上疏請斬人曰
勇哉世以此槩公平生君子謂之篤論初賛成公
妻禽於尚衣別坐鄭某之門嘉靖乙巳三月生公
生而明穎稍長精學敏藝父歿廬墓盡禮上友慕
其才行多傾嚮之癸酉中司馬丙子擢明經甲科

以原有階例陞成均館典籍歷戶工二曹佐郎司
憲府監察連補魚川察訪寧邊判官三知縣令登
第十年寂寂無一尉薦不以一書逕通權貴人丁
憂服闋拜戶曹正郎改司憲府持平時有附朋勢
指正為邪者公獨力辨之改典籍屢改直講禮曹
佐郎正郎凡六遷得平山府使亡何免歸歷校書
館校理尚衣司僕二寺正再入憲府為掌令改司
宰監正壬辰　宣祖西幸龍灣公方受使居外聞
難徒步追赴　行在條陳恢復之策　上引見褒
納拜司諫院獻納改掌令出海西調兵食還為司

諫癸巳賊退扈　駕至永柔使嶺南宣諭明年又使湖嶺賑饑凡三出皆帶御史銜以公素精幹饒風力也　天朝既許倭款迫令我國解仇通使公力陳絶和復讐之義箚上時務八條議雖不行士論韙之權相諷言路加罪鄭相澈欲盡去士類之異論者公與執義申公欽暨二三同寮挺言伸辯繇是大忤時議久在散秩又以御史出督兩南軍餉亡何拜仁川府使以能治劇移水原未赴聽民借留三年入拜右通禮又以御史出嶺南饟　天兵調給無乏　天將亟稱之　上固已知其能進

階通政授僉知中樞府事以陳　奏副使請糧得
准賜廐馬拜戶曹叅議改同副承旨序至左副叅
鞫逆獄陞嘉善西叙護軍兼同知義禁府事用勵
謹又陞嘉義兼都揔府副揔管出爲驪州牧使亡
何移慶州府尹居數年治績爲一道最　特陞資
憲拜本道觀察使入爲知中樞府事漢城判尹兼
知義禁府春秋館事都揔管改大司憲光海以疑
忌起大獄公辭不拜以謝　恩使如　京師値燈
市司館者縱使出觀同行盡往公獨不往謂從者
曰士不觀於市况在　上國乎司館聞之待之有

加禮還拜開城府留守亡何免歸自後為都憲知
樞者四判書工刑參贊政府者各一春秋義禁摠
管往往兼帶焉癸丑之變一時名卿善類指為逆
黨並加誅竄公憂傷慷慨杜門謝事及廢 毋論
起命收還議奸黨麻立詩脅百端公若不聞抗議
不撓造百寮伏閤下逮章甫胥徒無不怵迫恐後
而公終不一造臺諫交章請竄不下者數年公出
郊伺命即所居命之曰鶴庵庵隅書聖賢格言及
自著箴警之語朝夕諷誦以寓戒飭內外不通饋
問門外之跡如掃也今 上反正起守正舊臣即

拜公左參贊其所以褒予者備至已超拜右贊成
官其子若弟公固辭改判中樞又改判敦寧歲時復
賜祿絜米肉至明年又如是而豐腆有加一時監
彌皆以爲 聖諭中清白一節終始不渝者公實
無愧云公上疏乞骸 温旨不許崇禎戊辰四月
以疾終于城南第春秋八十有四易簀之際神氣
如常計 聞輟朝二日遣官吊祭如儀官庀葬事
是年六月丙午窆衿川縣金佛里亥坐之原從先
兆也公自少立志不苟言動有法在羣輩中無敢
以狎進者日必晨起謁祠堂退處一室平居未嘗

背北而坐端黙終日留心經籍至於聲伎游讌勢
利紛華泊如也友愛昆弟衣食與同以及宗族姻
戚待之各盡其道家素貧至貴無少易殁未終喪
饋奠幾絶賴得　恩賜方始有繼平生不干請人
人亦不敢干請世比包閻羅其在　行朝守宰有
餽問者公即擧劾之或疑其太過公曰此何時而
欲發故習耶聞者竦然赴遼東盛寒野宿譯人進
毳具卻之曰　君父在草莽臣子何心取煖乎光
海雖興土木朝士家爭雇役以自給公既斥益置
尚禁止家人曰亡國之擧縱不能諫忍助之耶立

朝五十餘年守職奉公不避夷險愛君憂國之心
白首如一國有大事杖而造朝遇可言者盡言不
諱嘗曰吾平生無可觀者但不欺親不欺君以此
自立云嗚呼公可謂清慎篤行君子也夫人禹氏
丹陽人進士思讓女甚有婦道生三男二女先公
三十八年歿至是穿其塚而與公合葬焉男俱夭
女長適承旨金光煜次參判曹文秀側室一男一
女男曰在女適韓誠承旨一女適縣監李穉參判
男女各二男漢英文科壯元女適愼聖三餘幼在
一男夢賚女二幼韓誠二男二女銘曰

宣祖在宥運正當陽登賢進髦歌詠思皇韡韡宗
英于庭以揚含章守貞厥耀未彰試政下邑政舉
民寧擢秉憲綱乃振直聲其直如何不阿不傾
主知斯眷士論同奬昭恍板蕩告猷克壯黻垣介
和大義炳朗孫薰衆猶不容何病莫非王事殫心
鍡鑲乃績孔嘉遂膺慶賞事脩官亨誰泥誰使遷
柬達寮庶白之吏不三不五並公爲四治優南州
進都方岳入首郡國屢專臺席非禮不動華人敬
服世發懍黷乾莫坤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日月
重輝旌褒先被耆英公社孫辣公位靈壽煌煌有

光民觝冤深傳圻要我血壯謀臣矢畫猛士韜兵
公老益壯奮同請纓至精至剛正氣攸鍾立言諄
安永式東邦桓楹屹屹銘示无疆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十四